

508
732

德 育 鑑

——
新會梁啓超任公著

57

中 華 書 局 印 行

飲冰室專集

德育鑑

例言

鄙人關於德育之意見。前所作論公德論私德兩篇。既已略具。本書即演前文宗旨。從事編述。記有之。有可得與民變革者。有不可得與民變革者。竊以爲道德者。不可得變革者也。近世進化論發明。學者推而致諸各種學術。因謂卽道德亦不能獨違此公例。日本加藤弘之有道德法律進化之理一書。卽此種論據之崖略也。徐考所言。則僅屬於倫理之範圍。不能屬於道德之範圍。道德之範圍。視倫理較廣。道德可以包倫理。倫理不能盡道德。藉曰道德。則亦道德之條件。而非道德之根本也。若夫道德之根本。則無古無今。無中無外。而無不同。吾嘗聞之子王子之言矣。曰。『良知之於節目事變。猶規矩尺度之於方圓長短也。節目事變之不可預定。猶方圓長短之不可勝窮也。故規矩誠立。則不可欺以方圓。而天下之方圓。不可勝用矣。尺度誠陳。則不可欺以長短。而天下之長短。不可勝用矣。良知誠致。則不可欺以節目事變。而天下之節目事變。不可勝應矣。』夫所謂今之道德。當與古異者。謂其節目事變云爾。若語於節目事變。則豈惟今與古異。抑且隨時隨地。隨事隨人。在在而皆可異。如人民服從政府。道德也。人民反抗政府。亦道德也。則因其政府之性質如何。而所以爲道德者。異。緘默謹言。道德也。游說雄辯。亦道德也。則因其發言之目的如何。而所以爲道德者。異。寬忍包荒。道德也。競爭權利。亦道德也。則因其所對之事件如何。而所以爲道德者。異。節約儉苦。道德也。博施揮霍。亦道德也。則因其消

費之途徑如何。而所以爲道德者異。諸如此者。其種類恆河沙數。累萬紙而不能盡也。所謂道德進化論者。皆謂此爾。雖然。此方圓長短之云。而非規矩尺度之云也。若夫本原之地。則放諸四海而皆準。俟諸百世而不惑。孔子所謂一以貫之矣。故所鈔錄學說。惟在治心治身之要。若夫節目事變。則臚舉難殫。特原以往。應之自有餘裕耳。公德私德。爲近世言德育者分類之名詞。雖然。此分類亦自節目事變方面觀察之曰。某種屬於公之範圍。某種屬於私之範圍耳。若語其本原。則私德虧缺者。安能襲取公德之嫩名。而僅修飾私德而弁髦公德者。則其所謂德已非德。何以故。以德之定義與公之定義常有密切不能相離之關係故。今所鈔錄。但求諸公私德所同出之本。若其節目。則劉蕺山人譜及東人所著公德美談之類。亦數倍此編之卷帙。不能盡耳。

本編所鈔錄。全屬中國先儒學說。不及泰西。非敢賤彼貴我也。淺學如鄙人。於泰西名著。萬未闕一。憑借譯本。斷章零句。深懼滅裂以失其真。不如已已。抑象山有言。東海西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治心治身本原之學。我先民所以詔我者。實既足以供我受用而有餘。孔子曰。知及之。仁守之。又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不失。竊謂守而不失。然後其物乃在我。否卽博極寰海。亦口耳四寸之間耳。語曰。豈賣菜也。而求添乎。守爲日道損之義。雖見諂固陋。所不敢辭。

本編不可以作教科書。其體裁異也。惟有志之士。欲從事修養以成偉大之人格者。日置座右。可以當一良友。其甄錄去取之間。與夫所言進學之途徑次第。及致力受用之法門。自謂頗有一日長。不然。安取勦說以禍棗梨也。若夫學校用本。尙思別述。殺青之期。不敢言耳。

乙巳十一月

著者識

德育鑑

目錄

- 辨術第一
- 立志第二
- 知本第三
- 存養第四
- 省克第五
- 應用第六



3 0532 4265 1

ISBN 957-05-3242-6

飲冰室專集

德育鑑

辨術第一

術者何。心術之謂也。孟子稱仁術。謂有是術然後體用乃有可言也。又曰。羿之教人射。必志於彀。學者亦必志於彀。不有彀以爲之閑。學皆僞學矣。述辨術第一。

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論語

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論語

古之學者爲己。欲得之於己也。今之學者爲人。欲見知於人也。程明道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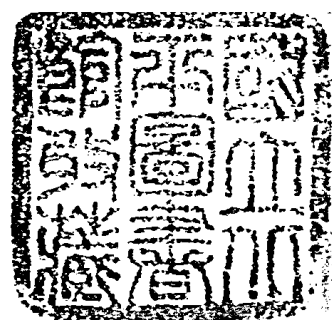
古之學者爲己。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爲物。其終至於喪己。程頤語

啓超案論語此二章。學者視爲老生常談。習焉不察久矣。實則爲學不於此源頭勘得確實。直是無用力處。二程之解釋最當。

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論語

凡欲爲學。當先識義利公私之辨。今所學果爲何事。人生天地間。爲人自當盡人道。學者所以爲學。學爲人而已。非有爲也。陸象山九淵

528.5
732



學者須是打疊田地潔淨。然後令他奮發植立。若田地不潔淨。則奮發植立不得。古人爲學。卽讀書然後爲學。可見。然田地不潔淨。亦讀書不得。若讀書則是假寇兵資盜糧。陸象山

入道之路。莫切於公私義利之辨。念慮之興。當靜以察之。舍此不治。是猶縱盜於家。其餘無可爲力矣。方正學

今人爲學。多在聲價上做。如此則學時已與道離了。費盡一生工夫。終不可得道。胡敬齋

數年切磋。只得立志辨義利。若於此未有得力處。卻是平日所講。盡成虛話。平日所見。皆非實得。王陽明守仁

學絕道喪。俗之陷溺。如人在大海波濤中。且須援之登岸。然後可授之衣而與之食。若以衣食投之波濤中。是適

重其溺也。王陽明

學絕道喪之餘。苟有興起向慕於學者。皆可以爲同志。不必銖稱寸度而求其盡合。於此以之待人可也。若在我之所以爲造端立命者。則不容有毫髮之或爽矣。(中略)今古學術之誠僞邪正。何啻砒硃美玉。有眩惑終身而不能辨者。正以此道之無二。而其變動不拘。充塞無間。縱橫顛倒。皆可推之而通。世之儒者。各就其一偏之見。而又飾之以比擬做像之功。文之以章句假借之訓。其爲習熟既足以自信。而條目又足以自安。此其所以誑己誑人。終身沒溺而不悟焉耳。然其毫釐之差。而乃致千里之謬。非誠有求爲聖人之志。而從事於惟精惟一之學者。莫能得其受病之源。而發其神奸之所由伏也。若某之不肖。蓋亦嘗陷溺於其間者。幾年。悵悵然既自以爲是矣。賴天之靈。偶有悟於良知之學。然後悔其向之所爲者。固包藏禍機。作僞於外。而心勞日拙者也。十餘年來。雖痛自洗剔創艾。而病根深痼。萌蘖時生。所幸良知在我。操得其要。譬猶舟之得舵。雖驚風巨浪。顛沛不無。尙猶得免於傾覆者也。夫舊習之溺人。雖已覺悔悟。而其克治之功。尙且其難若此。又况溺而不悟。日益以深者。亦將何所

抵極乎。王陽明

論語所謂異端者，謂其端異也。吾人須研究自己爲學初念，其發端果是爲何，乃爲正學。今人讀書，只爲榮肥計，便是異端。夏廷美

聖門教人，無甚高遠，只是要人不壞心術。狂狷是不壞心術者，鄉原是全壞心術者。錢啓新一本

啓超謹案：居今日而與學者言義利之辨，無論發心體認者，渺不可得，但求其不掩耳卻走者，蓋千百中無一矣。何也？所謂權利思想，所謂功利主義，既已成一絕美之名詞，一神聖之學派，今乃舉其與彼平昔所服膺最反對之學說而語之，匪直以爲迂，且以爲妄耳。吾今爲一至淺之解釋以勸之。先哲所謂義者，誠之代名詞耳。所謂利者，僞之代名詞耳。吾輩今日之最急者，宜莫如愛國。願所貴乎有愛國之士者，惟其真愛國而已。苟僞愛國者盈國中，試問國家前途，果何幸也？驟執一人而語之曰：爾之愛國僞也。未有不艷然怒者，而究其極，果爲真爲僞，苟非內自鞠之，而他人安能察也？試自鞠焉，吾知其中必有兩種人，其一則本無愛國之心，而以此口頭禪可以自炫於天下，冒之以爲名高也。此明察其僞而安之者也。其一則受風潮之刺激，聞先覺之警導，其愛國心激發於一時，自問現在之一念，似未嘗雜以僞者存，而此念之果能確實久持與否，在我抑未能自信也。由前之說，則自暴自棄，甘於爲小人，不足責矣。由後之說，則吾將來或成就一真愛國者，或成就一僞愛國者，其幾甚微而用力不可以不豫也。吾儕無論何人，於並時朋輩中，或其所交者，或其所聞者，必嘗有數人焉。在數年前自命爲愛國志士，同人亦公認其爲愛國志士，而今也或以五六七品之頭銜，百數十金之薪俸，而委蛇以變其節也。或徵歌選色於都會，武斷盜名於家鄉，而墮落不可復問也。則必指名戟手而唾之曰：某

也某也。其平昔所談愛國皆僞也。設其時有旁人語我曰：數年以後，恐足下其亦如彼，則我必艴然怒也。庸詎知彼輩自始固非盡出於僞，如吾所謂自暴自棄甘心爲小人也。其數年前受風潮之刺激，聞先覺之警導，而忽然激發其一念之熱誠，猶吾今日也。顧何以今竟若此？則以承數百年學絕道喪之餘，社會之腐敗已極，自其未出胎之始，已受種種污惡之遺傳性，又自孩提稍有知識，以迄於弱壯，其浸染於無形之惡教育者，至深且厚。及其受風潮之激刺，聞先覺之警導，而忽焉有此一念之熱誠，正乃孟子之所謂外鑠，而前此種種之惡根，與此一念正成反比例者，卒未之能拔。及其一旦離學界以入於他種之社會，則其社會又自有其種種之惡現象相與爲緣，而與前此所留之惡根，如電斯感，如芥斯投，故不轉瞬而所謂此一念之熱誠者，乃如洪爐點雪，銷歸無有也。吾儕自問視陽明先生何如？以陽明先生之大賢，猶曰十餘年痛自洗剔，創艾而病根深痼，萌蘖時生，而吾儕謂一時受刺激，聞警導所發之熱誠，遽足以自信，多見其不知量也。誠如是也，則我今日所指名唾罵之夫己氏，安保其不爲數年後我躬之化身也。今欲免之，其道何由？亦曰於陸子所謂打疊田地，潔淨。王子所謂援之登岸者，痛加工夫而已。以孔子之言言之，則爲己也。喻義也。此關不勘得真，不操得熟，則終是包藏禍機，終是神奸攸伏。他日必有奪其宮而墜諸淵者，安得不懼，安得不勉。

先師講學山中，一人資性警敏，先生漫然視之，屢問而不答。一人不顧非毀，見惡於鄉黨，先師與之語，竟日忘倦。某疑而問焉，先師曰：某也資雖警敏，世情機心，不肯放棄，使不聞學，猶有敗露悔改之時。若又使之有聞，見解愈多，趨避愈巧，覆藏愈密，一切圓融智慮，爲惡不可復悛矣。某也原是有力量之人，一時狂心，銷遏不下，今既知悔

移此力量爲善，何事不辦。此待兩人所以異也。

王龍溪叢
先師指陽明○

孟源有自是好名之病。先生喻之曰：此是汝一生大病根。譬如方丈地內種此一大樹，雨露之滋，土脈之力，只滋養得這個大根，四旁縱要種些嘉穀，上被此樹遮覆，下被此樹盤結，如何生長得成？須是伐去此樹，纖根勿留，方可種植嘉種。不然，任汝耕耘培壅，只滋養得此根。傳習錄○先生指陽明

啓超謹案：象山所謂田地不潔淨，則讀書爲藉寇兵資盜糧，陽明所謂投衣食於波濤，只重其溺，以此二條參證之，更爲博深切明。蓋學問爲滋養品，而滋養得病根，則誠不如不滋養之爲愈。趨避巧而覆藏密，皆非有學問者不能。然則學問果藉寇兵資盜糧也。近世智育與德育不兩立，皆此之由。

聖人之學，日遠日晦，而功利之習，愈趨愈下。其間雖嘗警惑於佛老，而佛老之說，卒亦未能有以勝其功利之心。雖又嘗折衷於羣儒，而羣儒之論，終亦未能有以破其功利之見。蓋至於今，功利之毒，滌浹於人之心髓，而習以成性者，幾千年矣。相傾以知，相軋以勢，相爭以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聲譽。（中略）記誦之廣，適以長其教也。知識之多，適以行其惡也。聞見之博，適以肆其辯也。辭章之富，適以飾其僞也。是以梟獍稷契，所不能兼之事，而今之初學小生，皆欲通其說，究其術，其稱名借號，未嘗不曰：吾欲以共成天下之務，而其誠心實意之所在，以爲不如是，則無以濟其私而滿其欲也。嗚呼！以若是之積染，以若是之心志，而又講之以若是之學術，宜其聞吾聖人之教，而視之以爲贅疣，柄鑿亦勢有所必至矣。王陽明

啓超謹案：王子此言，何其淋漓沈痛。一至於此，讀之而不羞惡，怵惕創艾，奮發者，必其已卽於禽獸者也。其所謂稱名借號曰：吾欲以成天下之務，而誠心實意，乃以濟其私而滿其欲。吾輩不可不當返觀，嚴自鞫訊曰：若某者，其能免於王子之所訶乎？若有一毫未能自信也，則吾之墮落，可計日而待也。夫以王子之時，猶曰此

毒淪浹心髓。既已千年。試問今之社會。視前明之社會何如。前明講學之風徧天下。搢紳之士。日以此義相激厲。而猶且若是。況於有清數百年來。學者公然以理學爲仇敵。以名節爲贅疣。及至今日。而翻譯不真。首尾不具。之新學說攙入之。我輩生此間。其自立之難。視王子時又十倍焉。非大豪傑之士。其安能脫此羅網。以自淑而淑世耶。

妄意於此。二十餘年矣。亦嘗自矢以爲吾之於世。無所厚取。自欺二字。或者不至如人之甚。而兩年以來。稍加懲艾。則見爲吾之所安而不懼者。正世之所謂大欺。而所指以爲可惡而可恥者。皆吾之處心積慮。陰托之命。而恃以終身者也。其使吾之安而不懼者。乃先儒論說之餘。而冒以自足。以知解爲智。以意氣爲能。而處心積慮於可恥可惡之物。則知解之所不及。意氣之所不行。覺其缺漏。則蒙以一說。欲其宛轉。則加以衆證。先儒論說愈多。而吾之所安日密。譬之方技俱通。而痿痺不恤。搔爬能周。而痛癢未知。甘心於服鴆。而自以爲神劑。如此者。不知日凡幾矣。嗚呼。以是爲學。雖日有聞。時有習。明師臨之。良友輔之。猶恐成其私也。況於日之所聞。時之所息。出入於世俗之內。而又無明師良友之益。其能免於前病乎。夫所安者在此。則惟恐人或我窺。所蒙者在彼。則惟恐人不我與。託命既堅。固難於拔除。用力已深。益巧於藏伏。於是毀譽得失之際。始不能不用其情。此其觸機而動。緣釁而起。乃餘症標見。所謂已病不治者也。且以隨用隨足之體。而寄寓於他人人口吻之間。以不加不損之真。而貪竊於古人唾棄之穢。至樂不尋。而伺人之顏色以爲欣戚。大寶不惜。而冀時之取予以爲歉盈。如失路人之志歸。如喪家子之丐食。流離奔逐。至死不休。孟子之所謂哀哉。羅念菴
洪光

啓超謹案。念菴先生者。王門之子路也。王學之光輝篤實。惟先生是賴。此段自叙用力。幾經憤悱。與前所鈔陽

明語「學絕道喪之餘」一段參觀。可見昔賢自律之嚴。用功之苦。而所謂打疊田地工夫。真未易做到也。其所云。覺其缺漏。則蒙以一說。欲其宛轉。則加以衆證。託命既堅。固難於拔除。用力已深。益巧於藏伏。此直是勸心入微處。自訟之功。行之者既寡。卽行矣。而訟而能勝。抑且非易。蓋吾方訟時。而彼舊習之蟠結於吾心者。又常能聘請許多辯護士。爲巧說以相熒也。噫危哉。

李卓吾倡爲異說。破除名行。楚人從者甚衆。風習爲之一變。劉元卿問於先生曰。何近日從卓吾者之多也。曰。人心誰不欲爲聖賢。顧無奈聖賢礙手耳。今渠謂酒色財氣。一切不礙菩提路。有此便宜事。誰不從之。鄒穎泉善○
穎泉東廓之也子

啓超謹案。今世自由平等破壞之說。所以浸灌全國。速於置郵者。其原因正坐是。皆以其無礙手也。然卓吾謂酒色財氣。不礙焉耳。未嘗必以酒色財氣爲聖賢也。而自由平等破壞。則以爲豪傑志士之鵠焉。此正陽明所謂其習熟既足以自信。而條目又足以自安也。故昔之陷溺利欲。弁髦私德者。猶自慚焉。今則以爲當然。豈徒以爲當然。且凡非如是者。不足以爲豪傑。嗚呼。是非之心。與羞惡之心。俱絕。相率而禽獸矣。

學者以任情爲率性。以媚世爲與物同體。以破戒爲不好名。以不事檢束爲孔顏樂地。以虛見爲超悟。以無所用恥爲不動心。以放其心而不求爲未嘗致纖毫之力者。多矣。可歎哉。王塘南
時槐

啓超謹案。此當時學風敗壞之點也。今日之學風。其所以自文飾回護之詞。雖與此異。然其病正相等。

管東溟曰。凡說之不正。而久流於世者。必其投小人之私心。而又可以附於君子之大道者也。愚竊謂無善無惡四字當之。何者。見以爲心之本體。原是無善無惡也。合下便成一個空。見以爲無善無惡。只是心之不著於有也。

究竟且成一個混。空則一切解脫。無復掛礙。高明者入而悅之。於是將有如所云。以仁義爲桎。以禮法爲土苴。以日用爲緣塵。以操持爲把捉。以隨事省察爲逐境。以訟悔遷改爲輪迴。以下學上達爲落階級。以砥節礪行獨立不懼爲意氣用事者矣。混則一切含糊。無復揀擇。圓融者便而趨之。於是將有如所云。以任情爲率性。以隨俗襲非爲中庸。以闒然媚世爲萬物一體。以枉尋直尺爲捨其身濟天下。以委曲遷就爲無可無不可以猖狂無忌爲不好名。以臨難苟安爲聖人無死地。以頑鈍無恥爲不動心者矣。由前之說。何善非惡。由後之說。何惡非善。是故欲就而詰之。彼其所占之地步甚高。上之可以附君子之大道。欲置而不問。彼其所握之機緘甚活。下之可以投小人之私心。卽孔孟復作。亦奈之何哉。顧溼陽憲成

啓超謹案。此爲矯正王龍溪之說而發也。龍溪爲陽明高第弟子。而其學有所轉手。其言曰。心亦無善而無惡。意亦無善而無惡。知亦無善而無惡。物亦無善而無惡。王學末流之敝。實自此。故晚明儒者多矯正之。今則此種口頭禪。固無有矣。而破壞之說。正與此類。言破壞者。動曰一切破壞。而舊道德尤其所最惡也。一言蔽之。則凡其所揭。癩者皆投小人之私心。而又可以附於君子之大道而已。

聖人所以爲聖。精神命脈全體內用。不求知於人。故常常自見己過。不自滿假。日進於無疆。鄉愿惟以媚世爲心。全體精神。盡從外面照管。故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王龍溪

鄉黨自好。與賢者所爲分明。是兩路徑。賢者自信本心。是非非一毫不從人轉換。鄉黨自好。卽鄉愿也。不能自信。未免以毀譽爲是非。始有違心之行。徇俗之情。虞廷觀人。先論九德。後及於事。乃言曰。載采采。所以符德也。善觀人者。不在事功名義格套上。惟於心術微處。密窺而得之。王龍溪

門人歎先生自征寧藩以來，天下謗議益衆。先生曰：我在南都以前，尙有些子鄉原意思，在今信得這良知，真是真非，信手行去，更不著些覆藏，纔做得個狂者胸次。故人都說我行不揜言也。傳習錄○先

先師自云：吾龍場以前，稱之者十之九，鴻臚以前，稱之者十之五，議之者十之五，鴻臚以後，議之者十之九矣。學愈真切，則人愈見其有過，前之稱之者，乃其包藏掩飾，人故不得而見也。王龍溪○先師指陽明

啓超謹案：孔子惡鄉原，孟子釋之曰：恐其亂德，誠以偽善之足以蠹社會也。龍溪解釋鄉原與聖賢之別，最爲博深切明，而陽明自述進學之次第，其早歲中年，且不免此，然則古今能免者幾人耶？陽明自道之而不諱，此其所以異於鄉原也。

夏廷美聽張甌山講學，謂爲學學爲人而已，爲人須求爲真人，毋爲假人。廷美憮然曰：吾平日爲人，得毋未真耶？啓超謹案：吾儕平日爲人，得毋未真耶？

啓超又案：以上所鈔，皆言辨術之功，不可以已也。所謂誠其意者，無自欺也。大學

學只要鞭辟近裏，著己而已。程明道

刊落聲華，務於切己處著實用力。王陽明

學要鞭辟近裏，著己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爲名與爲利，雖清濁不同，然其利心則一。王陽明

僕近時與朋友論學，惟說立誠二字，殺人須就咽喉上著刀，吾人爲學，當從心髓入微處用力，自然篤實光輝，雖私欲之萌，真是紅爐點雪，天下之大本立矣。若就標末妝綴比擬，凡平日所謂學問思辨者，適足以爲長傲遂非。

之資。自以為進於高明光大。而不知陷於狠惡險嫉。亦誠可哀也已。王陽明

使在我果無功利之心。雖錢穀兵甲。搬柴運水。何往而非實學。何事而非天理。況子史詩文之類乎。使在我尙有功利之心。則雖日談道德仁義。亦只是功利之事。況子史詩文之類乎。一切屏絕之說。猶是泥於舊聞。平日用功。未有得力處。王陽明

學者大患。在於好名。今之稱好名者。類舉富貴誇耀以為言。抑末矣。凡其意有為而為。雖其迹在孝弟忠信禮義。猶其好名也。猶其私也。古之學者。其立心之始。即務去此。徐曰仁愛

無所為而為五字。是聖賢根源。學者入門念頭。就要在這上做。今人說話第二三句。便落在有所為上。只為毀譽利害心脫不去。開口便是如此。呂心吾

啓超謹案。學者聞辨術之說。莫不以為迂。但今試問苟有所為而言愛國。尙足為愛國矣乎。故曰立心之始。即務去此。不去此則率天下而僞也。

千古學術。只在一念之微。上求生死不違。不違此也。日月至至此也。王龍谿

雖在千百人中。工夫只在一念微處。雖獨居冥坐。工夫亦只在一念微處。錢緒山德洪

心迹未嘗判。迹有可疑。畢竟其心尙有不能盡信處。自信此生決無盜賊之心。雖有褊心之人。亦不以此疑我。若自信功名富貴之心。與決無盜賊之心一般。則人之相信。自將不言而喻矣。王龍谿

處事原屬此心。心有時而不存。即事有時而不謹。所謹者在人之可見聞耳。因見聞而後有著力。此之謂為人。非君子反求諸己之學也。羅念菴

學者不知一念之差，已爲跖之徒也。故視得志之人，責於國家，往往竊歎之。豈知己之汲汲營利，是其植根，而得志之時，不過成就結裏之耳。潘雲松

天命流行，物與无妄。妄者真之似者也。古人惡似而非，似者非之微者也。道心惟微，妄卽依焉。依真而立，卽託真而行。有妄心，斯有妄形。因有妄，解釋妄名，理妄言說，妄事功，以造成妄世界。妄者亡也。故曰罔之生也幸而免。人心自妄，根受病以來，自微而著，益增洩漏，遂受之以欺。欺與慊對，言虧欠也。大學首嚴自欺，自欺猶云虧心。心體本是圓滿，忽有物以撓之，便覺有虧欠處。自欺之病，如寸隙當堤，江河可決。劉蕺山宗周

自欺受病，已是出入獸關頭，更不加慎，獨之功轉入人僞。自此卽見君子，亦不復有厭然情狀。一味挾智任術，色取仁而行違，心體至此百碎。進之則爲鄉原，似忠信，似廉潔，欺天罔人，無所不至。猶宴然自以爲是，全不識人間有廉恥事。充其類爲王莽之謙恭，馮道之廉謹，弑父與君，皆由此出。故欺與僞雖相去不遠，而罪狀有淺深，不可一律論。近世士大夫受病，皆坐一僞字，求其止犯欺者，已是好根器，不可多得。劉蕺山

啓超謹案：蕺山先生此論言妄欺僞三者之辨，最可體認。妄者猶佛說所謂無明，與真如本體相緣，殆人生所不免。欺則心之矣。然欺焉者，其羞惡之心猶有存焉。僞則安之矣。安之則性之矣。人而至於僞，更無可救。戒哉。今爲學者下一頂門針，卽向外馳求四字，便做成一生病痛。吾儕試以之自反，無不悚然汗浹者。凡人自有生以來，耳濡目染，動與一切外物作緣，以是營營逐逐，將全副精神都用在外面。其來舊矣。學者既有志於道，且將從來一切向外精神盡與之反復身來。此後方有下手工夫可說。須知道不是外物，反求卽是。故曰我欲仁，斯仁至矣。無奈積習既久，如浪子亡家，失其歸路，卽一面回頭，一面仍住舊時緣，終不知在我爲何物，自以爲我矣。曰吾求

之身矣。不知其爲軀殼也。又自以爲我矣。曰吾求之心矣。而不知其爲口耳也。又自以爲我矣。曰吾求之性與命矣。不知其爲名物象數也。求之於軀殼外矣。求之於口耳。愈外矣。求之於名物象數外之外矣。所爲一路向外馳求也。所向是外。無往非外。一起居焉外。一飲食焉外。一動靜語默焉外。時而存養焉外。時而省察焉外。時而遷善改過焉外。此又與於不學之甚者也。是故讀書則以事科舉。仕宦則以肥身家。勳業則以望公卿。氣節則以邀聲譽。文章則以諛聽聞。何莫而非向外之病乎。學者須發真實爲我心。每日孜孜汲汲。只幹辦在我家當身。是我身。非關軀殼。心是我心。非關口耳。性命是我性命。非關名物象數。於此體認親切。自起居食息以往。無非求在我者。及其求之而得。天地萬物。無非我有矣。總之道體本無內外。而學者自以所向分內外。所向在內。愈尋求。求愈歸宿。亦愈發皇。故曰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所向在外。愈尋求。愈決裂。亦愈消亡。故曰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學者幸早辨之。劉韞山

啓超謹案。以上所鈔。皆示學者以辨術下手工夫。先哲所言關於此事者尙多。要之講到真學術。千言萬語。不過歸著於此。此不過錄其最痛切者耳。而學者或疑焉。曰專標爲己爲學的。豈不近於獨善其身。提挈過重。則學將爲無益於世矣。應之曰不然。孔子所謂爲己。與楊朱所謂爲我者。全異。爲己者。欲度人而先自度也。苟無度人之心。則其所以自度者。正其私也。而先哲所謂一念之微處。不可問也。故傳習錄又云。釋氏只是一統事。成就一個私己的心也。陽明此語却非能見佛學真相者。今引之。但以證先哲所謂爲己之說。正與成物不能相離而已。然不能自度而言度人。正恐人之未度而已。先陷溺。又復借度人之口頭禪語。以自飾其污穢充塞之心地。陽明所謂誑己誑人終身而不悟者。舉國中多是此等人。寧爲國之福乎。孔子曰。是固惡乎佞者。其引此說以難昔賢辨術之要旨者。皆佞而已矣。

爲學莫先於辨誠僞。苟不於誠上立脚，千修萬修，只做得禽獸路上人。劉黻

世人無日不在禽獸中生活，但以市井人觀市井人，彼此不覺耳。劉黻

啓超謹案：此兩條最痛切，勿視爲嫉俗之言。

有友問三代下惟恐不好名，名字恐未可抹壞。王金如云：這是先儒有激之言。若論一名字，貽禍不是小小。友謂卽如今日之會來聽者，亦爲有好名之心耳。卽此一念，便亦足取。先生曰：此語尤有病。這會若爲名而起，是率天下而爲亂臣賊子者，皆吾輩倡之也。諸友裹足而不可入此門矣。友又謂大抵聖賢學問，從自己起見，豪傑建立事業，則從勳名起見，無名心恐事業亦不成。先生曰：不要錯看了豪傑。古人一言一動，凡可信之當時，傳之後世者，莫不有一段真至精神在內。此一段精神，所謂誠也。惟誠故能建立，故足不朽。稍涉名心，便是虛假，便是不誠。不誠則無物，何從生出事業來。劉黻

啓超謹案：此言真乃勘析入微。我輩所當常目在之也。名譽心本是導人奮發卓立之一法門，但所謂名譽心者，與好名自有大別。如戰國時之武士，苟有損其勇名，則寧以身殉之。所謂寧犧牲生命，毋犧牲名譽，此卽所謂名譽心也。今日本此風特盛，西人亦多有之。孔子所謂知恥近乎勇也，若乃好名者則異是。彼其最終之目的，則利益而名譽不過間接之目的而已。一旦名譽與利益不能兩存，則彼所願犧牲者，於彼乎？於此乎？利益且然，遑論生命。此安可目之曰名譽心也。戴山所謂從來豪傑能成一事業，莫不有一段真至精神在內，可謂千古名言。西人所謂煙士披里純也，其志願注此一事，目非是無見耳，非是無聞心，非是無慮。舉人間世最可歎羨之事，不足以易其志。舉人間世最困危之事，不足以奪其志。夫是以誠而能動也，而不然者，而謂能生出

事業來。未之前聞也。叢山曰。這會若爲名而起。則率天下爲亂賊者。皆吾輩倡之。今日之會亦多矣。倡焉者與從焉者。其亦於此一勘焉否也。更申言之。則專問其無所爲而爲。抑有所爲而爲已耳。

立志第二

術既辨。吾之所以學者。爲誠爲僞。差足以自信矣。然而學或進或不進。或成或不成。則視其志之所以帥之者何如。述立志第二。

志於道。語論

苟志於仁矣。無惡也。語論

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語論

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語論

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語論

士不可以不宏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語論

士何事。孟子曰。尚志。孟子

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孟子

自棄者。不足以有爲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孟子

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孟子

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孟子

卑溼重遲。則抗之以高志。荀子

士不可以不宏毅。任重而道遠。重擔子須是硬脊。梁漢方擔得。程明道

人之學不進。只是不勇。程明道

陽氣所發。金石爲開。精神一到。何事不成。程明道

才說明日。便是悠悠。程明道

學者爲氣所勝。習所奪。只可責志。程伊川

莫說道將第一等讓與別人。卻做第二等。才如此說。便是自棄。雖與不能居仁由義者差等不同。其自小一也。言

學便以道爲志。言人便以聖爲志。程伊川

問人或倦怠。豈志不立乎。曰。若是氣體。勞後須倦。若是志。怎生倦得。人只爲氣勝志。故多爲氣所使。人少而勇。老

而怯。少而廉。老而貪。此爲氣所使也。若是志勝氣時。志旣一定。更不可易。程伊川

今之學者。如登山麓。方其迤邐。莫不闊步。及到峻處。便逡巡。程伊川

有志於學者。都更不論氣之美惡。只看志如何。匹夫不可奪志也。惟患學者不能堅勇。張橫渠載

吾學不振。非強有力者不能自奮。張橫渠

人須先立志。志立則有根本。譬如樹木。須先有個根本。然後培養。能成合抱之木。若無根本。又培養個甚。謝上蔡

爲學必以聖人爲之則。志在天下。以宰相事業自期。降此寧足道乎。謝上蔡

志不能帥氣。則工夫間斷。楊龜山時

書不記熟讀可記。義不精細思可精。惟有志不立。直是無著力處。只如而今貪利祿而不貪道義。要作貴人而不
要作好人。皆是志不立之病。直須反復思量。究見病痛起處。勇猛奮躍。不復作此等人。一躍躍出。見得聖賢所說
千言萬語。都無一事不是實語。方始立得此志。就此積累工夫。迤邐向上去。大有事在。朱晦翁

爲學雖有階漸。然合下立志。亦須略見義理大概規模。於自己方寸間。若有個惕然愧懼奮然勇決之志。然後可
加之討論玩索之功。存養省察之力。而期於有得。夫子所謂志學。所謂發憤。正謂此也。朱晦翁

直須抖擻精神。莫要昏鈍。如救火治病然。豈可悠悠歲月。朱晦翁

人所以易得流轉立不定者。只是脚跟不點地。朱晦翁

世衰道微。人欲橫流。不是剛毅的人。斷立脚不住。朱晦翁

夫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今千百年無一人有志。也是怪他不得。志個甚底。須是有智識然後有志願。陸象山

人要有大志。常人汨沒於聲色富貴間。良心善性都蒙蔽了。今人如何便解有志。須先有智識始得。陸象山

學者大約有四樣。一雖知學路而恣情縱慾不肯爲。一畏其事大且難而不爲者。一求而不得其路。一未知路而

自謂能知。陸象山

志於聲色利達者。固是小。勦摸人言語的與他一般。是小。陸象山

大凡爲學。須有所立。論語云。己欲立而立人。卓然不爲流俗所移。乃爲有立。須思量天之所以與我者。是甚底。還
是要做人否。理會得這個明白。然後方可謂之學問。陸象山

上是天下是地。人居其間。須是做得人方不枉。陸象山

要當軒昂奮發。莫恁地沈埋在卑陋凡下處。陸象山

你自沈埋。自蒙蔽。陰陰地在個陷穽中。更不知所謂高遠底。要決裂破陷穽。窺測破羅網。陸象山

斃雞終日營營。無超然之意。須是一刀兩斷。何故縈縈如此。縈縈底討個甚麼。陸象山

學者志不立。一經患難。愈見消沮。所以先要立志。呂東萊

人之病痛。不知則已知。而克治不勇。使其勢日甚。可乎哉。志之不立。古人所深戒也。吳康齋與弼

須發大勇猛心。方做得成就。若不會發憤。只欲平做將去。可知是做不成也。魏莊渠校

不能克己者。志不勝氣也。薛敬軒

學不進率由於因循。薛敬軒

人要為聖賢。須是猛起。如服瞑眩之藥。以黜深痼之疾。真是不可悠悠。曹月川端

人要學聖賢。畢竟要去學他。若道只個希慕之心。卻恐末梢未至湊泊。卒至廢弛。陳白沙獻章

非誠有求為聖人之志。而從事於惟精惟一之學者。不能得其受病本原。而發其神奸之所攸伏也。王陽明

黃久菴初見陽明。陽明曰。作何工夫。對曰。初有志。工夫全未。陽明曰。人患無志。不患無工夫可用。

學者既辨義利之分。能知所決擇。則在立志堅定。以趨之而已。徐橫山

立志不真。故用力未免間斷。須從本原上徹底理會。種種嗜好。種種貪著。種種奇特技能。種種凡心習態。全體斬

斷。令乾乾淨淨。此志既真。工夫方有商量處。王龍谿

以身在天地間負荷。則一切俗情。自難染污。羅念菴

吾人當自立身放在天地間公共地步。一毫私己著不得。方是立志。只爲平日有慣習處。軟熟滑溜。易於因仍。今

當一切斬然。只是不容放過。時時刻刻。須此物出頭作主。更無纖微舊習在身。方是功夫。方是立命。羅念菴

學者無必爲聖人之志。故染逐隨時。變態自爲障礙。猛省洗滌。直從志上著人。一己百人。十己千工夫。則染處漸

消。逐時漸寡。劉雨峯文敏

友朋中有志者不少。而不能大成者。只緣世情窠臼。難超脫耳。須是吾心自作主宰。一切利害榮辱。不能淆吾見

而奪吾守。方是希聖之志。始有大成之望也。劉雨峯

千事萬事。只是一事。故古人精神不妄用。惟在志上磨礪。劉雨峯

學者真有必求爲聖人之心。則卽此一念。是作聖之基也。猛自奮迅。一躍躍出。頓覺此身迥異塵寰。豈非千載一

快哉。鄒穎泉

凡工夫有間。只是志未立得起。然志不是凡志。須是必爲聖人之志。若不是必爲聖人之志。亦不是立志。若是必

爲聖人之志。則凡行得一件好事。做得一件上好工夫。也不把他算數。鄒聚所德涵東廓之孫也

一惡念發。良知無不知者。其有不知。非是你良知不知。卻是你志氣昏惰了。古人有言曰。清神在躬。志氣如神。豈

有不自知的。只緣清明不在躬耳。你只去責志。如一毫私欲之萌。只責此志不立。則私欲自退聽。鄒聚所

學者有志於道。須要鐵石心腸。人生百年。轉盼耳。貴乎自立。鄒南皋元標

吾輩無論出處。各各有事。肯沈埋仕途。便沈埋。不肯沈埋。卽在十八重幽暗中。亦自驥首青霄。世豈有錮得人。人

自無志耳。鄒南

靜中欲根起滅不斷者。是志之不立也。凡人志有所專。則雜念自息。如人好聲色者。當其豔冶奪心之時。豈復有他念耶。如人畏死亡者。當其刀鋸徧體之時。豈復有他念耶。王塘

此學須是自己發大願心。真真切切肯求。便日進而不自知矣。蓋只此肯求。便是道了。求得自己漸漸有些滋味。

自家放歇不下。便是得了。耿天臺定向

吾人之志。抖擻於昨日。今日可受用否。卽抖擻於上時。今時可受用否。徐魯源用檢

周瑩嘗學於應元忠。往見陽明子。陽明子曰。子從應子之所來乎。曰然。曰應子云何。曰應子曰。希聖希賢。毋溺流俗。且曰。吾聞諸陽明子云。瑩是以不遠千里而來謁。曰子之來猶有未信乎。曰信。曰信而又來何也。曰未得其方。

陽明子曰。子既得其方矣。對曰。瑩惟不得其方。是以來見。願卒賜之教。陽明子曰。子既得之。曰周子悚然起。茫然有問。陽明子曰。子之自永康來也。幾何程。曰數百里而遙。曰遠矣。曰從舟乎。曰舟而又登陸也。曰勞矣。當茲六月

暑乎。曰途之暑特甚。曰難矣。具資糧從童僕乎。曰攜一僕。中途而病。舍貨而行。曰茲益難矣。曰子之來既遠且勞。其難若此也。何不遂返乎。將毋有強子者乎。曰瑩至夫子之門。勞苦艱難。誠樂也。寧以是而遂返。又奚俟人之強也。曰如是則子固已得其方矣。子之志欲至於吾門。則至於吾門無假於人。子而志於聖賢之學。則亦卽至於聖

賢。而又假於人乎。子之舍舟從陸。捐僕貸糧。冒毒暑而來也。又安受其方也。周子躍然而拜曰。茲乃命之方也。矣。學者不論造詣。先定品格。須有鳳皇翔於千仞氣象。方可商求此一大事。不然。渾身落世情窠。曰中。而因人起名。

因名起義。輒號於人曰學。何異濯纓泥滓之渦。振衣風塵之路。冀還純白。無有是處。祝無功世祿

患莫患於不自振。洪範六極，弱居一焉。一念精剛，如弛忽張，風飛雷動，奮迅激昂，羣疑以亡，諸欲以降，百行以昌，更有何事。視無功

世之溺人久矣。吾之志所以度吾之身，不與風波滅沒者也。操舟者柁不使去手，故士莫要於持志。視無功

眼界不開，由骨力不堅，骨力不堅，所以眼界愈不開。呂豫石

人只此人不學聖，便作狂。中間難站脚，學須就學。昨既過，今又待，何日始回頭。呂豫石

心須樂而行，惟苦學問中人，無不從苦處打出。劉巖

啓超謹案：以上雜鈔先哲言立志之說，略以年代爲次。其言明盡，殆無竅解釋矣。括其大要：一曰必立志，然後

能自拔於流俗，蓋常抗心思爲偉大人物，不屑屑與庸流伍。其所以自待者既高，則其所以自責者愈不容緩，

而無一線可以自恕。日自鞭策，則駑駘十駕亦必有至焉者矣。王船山「俟解」有釋孟子一段文曰：「人之

言小人而言，庶民害不在小人而在庶民也。小人之爲禽獸，人得而誅之，庶民之爲禽獸，不但不可勝誅，且無能知其爲惡者，不但不知其爲惡，且樂得而稱之，相與崇尙，而不敢踰越。學者但取十姓百家之言行而勘

之，其異於禽獸者，百不得一也。營營終日，生與死俱，清乃其所以然者，求食求匹偶，求安，居不及者，何心芳春，盡永燕飛，鶯語見爲佳麗，清秋之夕，損啼蛩吟，見與孤清，乃其所以然者，求食求匹偶，求安，居不及者，何心芳春，盡

則畏死而震懼已耳。庶民之終日營營，有如此者乎？二氣五行，搏合靈妙，使我爲人，而異於彼，抑不絕吾有生之情，而或同於彼，乃迷其所同，而失其所以異，負天地之至仁，以自負其生，此君子所以愛勤惕厲而不容

已也。庶民者，流俗也。流俗者，禽獸也。壁立萬仞，只爭一線，可非懼哉。」案船山先生此言，眞乃一棒二曰：必立

志，然後他事不足以相奪。王塘南所謂志有所專，則雜念自息。孔子嘗言：好仁者無以尙之，試以愛國言，眞愛

國者，必無以尙之。此志嚮一定，無論外境界若何變異，而不足相易矣。三曰：必立志，然後進學無間，斷人之大

患，莫甚無恆。一念之明，浩然與聖賢同位，不移時而墮於流俗，墮於禽獸，惟恃志以帥之，然後能貞之以常程。

子謂不責氣習，只須責志。誠一針見血之言也。志之所以能立，莫先於勇。先哲所言，大率斷斷於此。惟陸子復言，必先有智識，然後有志願。此別是見到語。如吾輩前此曾無愛國之志，而一聞先覺之言，或一經游歷他國，而此志乃勃然興者，則智識爲之導也。近今各國教育，必令學僮先習溥通學，得有常識，然後使於專門學中，自擇一焉，亦爲此也。然智識與志願，遞相爲果，遞相爲因。無智識則志願固無從立，無志願則智識亦無從增。呂豫石所謂眼界不開，由骨力不堅，骨力不堅，所以眼界愈不開。此又與陸子所言相發明也。以上僭案數語，不過取先哲語一紬繹之，別無他發明。良以其言已盡，無所容贊也。

知本第三

陸子曰：學者大約有四樣。一雖知學路而恣情縱慾不肯爲，一畏其事大且難而不爲者，一求而不得其路，一未知路而自謂能知，既辨術而立志，則前二弊其庶免矣。然不得其路，或誤認其路，終無以底於成，則志焉而不至者，豈少也。述知本第三。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論語

子曰：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論語

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此爲大人而已矣。孟子

所守不約，汎濫無功。程明道

凡人纔學，便須知著力處。既學，便須知得力處。程明道

學問不得其綱。則是二君一民。陸象山

大綱提掇來。細細理會去。陸象山

或有譏先生之教人。專欲管歸一路者。先生曰。吾亦只有此一路。陸象山

若不立個主宰。則終日營營。凡事都無統攝。不知從何處用功。魏莊渠

得此把柄入手。則天地我立。萬化我出。而宇宙在我矣。陳白沙

凡人爲學。終身只爲這一事。自少至老。自朝至暮。不論有事無事。只是做得這一件。王陽明

爲學須得個頭腦。工夫方有著落。縱未能無間。如舟之有舵。一提醒。不然。雖從事於學。只做個義襲而取。非大

本達道也。王陽明

吾輩通患。正如池面浮萍。隨開隨蔽。未論江海。但在活水。浮萍卽不能蔽。何者。活水有源。池水無源。有源者由己。

無源者從物。王陽明

問伊川存中。應外制外。養中之學。以爲內外交養。何如。曰。古人之學。一頭一路。只從一處養。譬之種樹。只養其根。

根得其養。枝葉自然暢茂。種種培壅灌溉。條枝剔葉。刪去繁冗。皆只是養根之法。若既養其根。又將枝葉養將來。

便是二本支離之學。王龍谿

立志既真。貴在發脚不差。發脚一差。終走罔路。徒自罷苦。終不能至。問安得不差。先生震聲曰。切莫走閉眼路。徐魯

源

啓超謹案。以上所鈔。皆發明知本之不容已。夫學者無志於求己之學。不必論矣。間或有之。而學焉不得其門。

則苦其難而終無所入。卒以廢棄耳。自宋儒提倡斯道。一時號稱光大。其間最有力者。尤莫如朱子。朱子之言曰。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其所論與英儒倍根之歸納論理學。頗相似。以之爲研究科學之一法門。可也。雖然。科學之上。不可不更有身心之學。以爲之原。而朱子之所以教人者。則自以爲身心之學。而非科學也。更申言之。則屬於德育之範圍。而非屬於智育之範圍也。夫爲學當日。益爲道當日損。是則德育智育兩者發脚點所攸判也。爲學即屬智育範圍。日益者以藝術增進爲貴也。今朱子以此教始學。其所謂一旦豁然者。雖未必無期。而所謂用力之久者。不知久至何時。人生百年。光陰能幾。循此以行。則恐矻矻數十寒暑。髮白齒墮。奄然澌滅。而一無所自得者。比比然矣。且科學者無窮盡者也。故以奈端之慧。其易簣時。乃言學問如洋海。吾所得者僅海岸之小砂小石。而其餘不得不以俟諸後賢。即後賢有十奈端焉。百奈端焉。千萬奈端焉。亦不過由海岸進而至距海岸數十里數百里止矣。欲以一人之精力。而總有洋海全部之智識。此固必不可得之數。莊子所謂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矣。若是乎。由朱子之道。而欲求所謂衆物表裏精粗。無不到。吾心全體大用。無不明者。其亦終不能至而已。朱子之大失。則誤以智育之方法。爲德育之方法。而不知兩者之界說。適成反比例。而絲毫不容混也。故陸子規之曰。易簡工夫。終久大。支離事業。竟浮沈。朱陸異同。此爲界線。雖然。朱子他日固自悔曰。多識前言往行。固君子所急。近因反求。未得個安穩處。卻始知前此未免支離。與何叔京書又曰。某近日亦覺向來說話。有太支離處。反身以求。正坐自已。用功亦未切耳。與周叔謹書又曰。年來覺得日前爲學。不得要領。自身做主不起。反爲文字奪卻精神。不爲小病。

每一念之惕然自懼。且爲朋友憂之。若只如此支離。漫無統紀。展轉迷惑。無出頭處。答呂子約書由此觀之。則朱子晚年。確有見於前此受病處。而學道之不可以不知本。章章明甚矣。故今先彙述先哲之言。以見支離之必無功。而簡易之萬不容已。若夫孔子之所謂一貫者何物。孟子所謂先立其大者何物。程子所謂約者何物。所謂著力得力者當由何道。陸子所謂大綱所謂一路者何物。莊渠所謂主宰者何物。白沙所謂把柄者何物。王子所謂這一件者何事。所謂頭腦者何物。所謂本之根水之源者何指。徐氏所謂發脚何以能不差。千言萬語。只是一事。吾今請述吾所信仰者以餉同志。

啓超又案。吾今語此。非欲爲前此爭朱學王學者增一重公案也。吾雖服膺王學。而於朱子萬不敢非薄。蓋朱子所言。有益於學者修養之用者。滋多矣。本編所引。已不下數十條。未敢有門戶之見存也。獨至本章。以王子之言爲主者。非徒素所師仰云爾。誠以吾儕生於今日。社會事物。日以複雜。各種科學。皆有爲吾儕所萬不可不從事者。然則此有限之日力。其能割取之。以爲學道之用者。校諸古人。抑已寡矣。今若不爲簡易直切之法。門以導之。無論學者厭其難而不肯從事也。卽勉而循焉。正恐其太廢科學。而闕於世用。反爲不學者所藉口。故竊以爲惟王學爲今日學界獨一無二之良藥。本章之特提之。正以此也。

大抵學問工夫。只要主意頭腦的當。若主意頭腦。專以致良知爲事。則凡多聞多見。莫非致良知之功。蓋日用之間。見聞酬酢。雖千頭萬緒。莫非良知之發用流行也。除卻見聞酬酢。亦無良知可致矣。王陽明

啓超謹案。子王子提出致良知爲唯一之頭腦。是千古學脈。超凡入聖不二法門。

一點良知。是爾自家的準則。爾意念著處。他是便知。是非便知。非更瞞他一些不得。爾只不要欺他。實實落落。依

著他做去。善便存。惡便去。何等穩當。此便是致知的實功。王陽明

啓超謹案。此示致良知之工夫也。人誰不有良知。良知誰不自知。只要不欺良知一語。便終身受用不盡。何等簡易直捷。

心之本體。無起無不起。雖妄念之發。而良知未嘗不在。但人不知存。則有時而或放耳。雖昏塞之極。而良知未嘗不明。但人不知察。則有時而或蔽耳。雖有時而或放。其體實未嘗不在也。存之而已耳。雖有時或蔽。其體實未嘗不明也。察之而已耳。王陽明

啓超謹案。此申言致良知工夫絕無繁難。

我輩致知。只是各隨分量所及。今日良知見在如此。則隨今日所知擴充到底。明日良知又有開悟。便從明日所知擴充到底。如此方是精一工夫。王陽明

黃梨洲曰。此是先生漸教。頓不廢漸。啓超謹案。此是徹上徹下法門。雖大賢亦只是如此用功。雖不識一字。亦只是如此用功。亦可謂頓之至矣。不然。我輩何有學聖之路。

凡人言語正到快意時。便截然能忍默得。意氣正到發揚時。便翕然能收斂得。憤怒嗜欲正到騰沸時。便廓然能消化得。非天下之大勇不能也。然見得良知親切時。其工夫又自不難。王陽明

啓超謹案。朱子語類云。今學者多來求病根。某向他說。頭痛灸頭。脚痛灸脚。病在這上。只治這上便了。更別討甚病根。潔時此朱子之大誤處。所謂支離者此也。頭痛灸頭。脚痛灸脚。終日忙個不了。疲精敝神。治於此仍發

於彼。奈何。萬一頭脚耳目手心腹腎腸同時皆痛。又將如何。天下良醫。斷無如此治病法。專治病根。方一了百

了。王子所謂見得良知親切工夫不難者。只要抱定不欺良知爲宗旨。而私欲之萌。遂若洪爐點雪也。何難之與有。

良知只是個是非之心。是非只是個好惡。只好惡就盡了是非。只是非就盡了萬事萬變。又曰。是非兩字是個大規矩。巧處則存乎其人。王陽明

啓超謹案。此言良知之應用。其詳別見應用篇。

區區所論致知二字。乃是孔子正法眼藏。於此見得真的。直是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此者方謂之知道。得此者方謂之有德。異此而學。卽謂之異端。離此而說。卽謂之邪說。迷此而行。卽謂之冥行。雖千魔萬怪。眩瞽變幻於前。自當觸之而碎。迎之而解。如太陽一出。而魑魅罔兩。自無所逃其形矣。王陽明

某近來卻見得良知兩字日益真切簡易。朝夕與朋輩講習。只是發揮此兩字不出。緣此兩字。人人所自有。故雖至愚下品。一提便省覺。若致其極。雖聖人天地不能無憾。故說此兩字。窮劫不能盡。世儒尙有致疑於此。謂未足以盡道者。只是未嘗實見得耳。王陽明

區區格致誠正之說。是就學者本心日用事爲間體究踐履。實地用功。是多次第多少積累在。正與虛空頓悟之說相反。聞者本無求爲聖人之志。又未嘗講究其詳。遂以見疑亦無足怪。王陽明

啓超謹案。此三條皆讚致良知之宗旨圓滿無遺憾。以堅學者之信。當時先生初倡此義。舉天下羣起而非難之。故不厭反覆辨明也。

近時同志亦無不知有致良知之說。然能於此實用功者絕少。皆緣見得良知未真。又將致字看太易了。是以多未有得力處。

啓超謹案。讀此則後此末流猖狂之失。先生固已知之。其言將致字看太易了。直是一針見血也。

啓超謹案。致知之說。本於大學。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良知之說。本於孟子。人之所不學而知者。其良知也。王子溝合此二語。以立一學鵠。其致知而必加一良字者。所以指其本體。夫人心之靈。莫不有知。固也。但我輩受過去社會種種遺傳性。及現在社會種種感化力。其知之昏謬。往往而有。然此不過其後起者耳。若返諸最初之一念。則真是真非。未有不能知者。即如我輩生於學絕道喪之今日。爲結習薰染。可謂至極。然苟肯返諸最初之一念。真是真非。卒亦未嘗不有一隙之明。即此所謂良也。苟言致知而不指定此一隙。則或有就其後起昏謬者而擴充之。則繆以千里矣。此王子所以以孟子釋大學也。言良知而必加一致字者。所以實其工夫。良知盡人所同有。固也。然天下無無代價之物。若曰。吾有是而既足矣。則盈天下皆現成的聖人。何必更講學。此王子所以又以大學釋孟子也。致良知三字。真是嘔心嘔血。研究出來。增減不得。雖有博辯敏給。目空一切之夫。律以此義。當下失其依據。雖有至頑下愚不識一字之人。授以此義。當下便有把柄。真所謂放之四海而皆準。俟諸百世而不惑者也。徐橫山名愛字曰仁最初從學先生者也跋傳習錄云。『愛因舊說汨沒。始聞先生之教。駭愕不定。無入頭處。其後聞之既熟。反身實踐。始信先生之學爲孔門嫡傳。舍是皆旁蹊小徑。斷港絕河。』誠哉然矣。先生自敘得力云。『守仁早歲業舉。溺志詞章之習。既乃稍知。從事正學。而苦於衆說之紛撓疲癩。茫無可入。因求諸老釋。欣然有會於心。以爲聖人之學在此矣。而措之日用。往往缺漏無歸。依違往返。且疑且信。其後讀

居龍場。居夷處困。動心忍性之餘。恍若有悟。體念探求。再更寒暑。證諸五經四海。沛然若決江河而放諸海也。『所謂恍若有悟者。即悟出致良知三字。爲學之頭腦也。其得之之難也。若此。故其門人黃洛村綱弘亦云。『先師之學。雖頓悟於居常之日。而歷艱備險。動心忍性。積諸歲月。驗諸事履。乃始脫然有悟於良知。雖至易至簡。而心則獨苦矣。何學者聞之之易而信之之難耶。蓋言之有餘慨焉。我輩生後先生數百年。中間復經賤儒偽學。盜憎主人。摧鋤道脈。不遺餘力。微言大義。流風餘韻。澌滅以盡。人欲橫流。舉國禽獸。而近者復有翻譯泰西。首尾不完。字句不明之學。說輸入。學者益得假以自文。欲舉我神明千聖之學。一旦而摧棄之。而更何有於先生。雖然。先生之精神。億劫不滅。先生之教。指百世如新。中國竟亡則已。苟其不亡。則入虞淵而捧日。以升者。其必在受先生之感化之人。無可疑也。嗚呼。以其時考之。則可矣。其亦有聞而興者乎。非我輩之責而誰責也。啓超又案。致良知之旨。先生發之。殆無餘蘊。其門下之解釋。亦有大相發明者。今詮於下方。以堅同志信仰之誠。

良知在人。本無污壞。雖昏蔽之極。苟能一念自反。即得本心。譬之日月之明。偶爲雲霧所翳。謂之晦耳。雲霧一開。明體即見。原未嘗有所傷也。此原是人人具足。不犯做手。本領工夫。人之可以爲堯舜。小人之可使爲君子。舍此更無從入之路。可變之幾。王龍谿

當萬欲騰沸之中。若肯返諸一念良知。其真是真非。炯然未嘗不明。只此便是天命不容滅息所在。便是人心不容蔽昧所在。是千古入賢入聖真正路頭。王龍谿

夫良知不學而能。不慮而知。故雖小人閑居爲不善。無所不至。其見君子而厭然。亦不可不謂之良知。雖常人恕

已則昏者。其責人則明。亦不可不謂之良知。苟能不自欺其知。去其不善者以歸於善。勿以所惡於人者施之於人。則亦是致知誠意之功。卽此一念。可以不異於聖人。歐陽南野德

良知乃本心之真誠惻怛。人爲私意所雜。不能念念皆此真誠惻怛。故須用致知之功。致知云者。去其私意之雜。使念念皆真誠惻怛。而無有虧欠耳。孟子言孩提知愛知敬。亦是指本心真誠惻怛自然發見者。使人達此於天下。念念真誠惻怛。卽是念念致其良知矣。故某嘗言一切應物處事。只要是良知。歐陽南野

良知無方無體。變動不居。故有昨以爲是而今覺其非。有己以爲是而因人覺其爲非。亦有自見未當必考證講求而後停妥。皆良知自然如此。故致知亦當如此。然一念良知。徹頭徹尾本無今昨人己內外之分也。歐陽南野知得良知是一個頭腦。雖在千百人中。工夫只在一念微處。雖獨居冥坐。工夫亦只在一念微處。錢緒山

啓超謹案。以上數條。解釋致良知之旨。最爲確實。其餘尙多。今不具引。

說個仁字。沿習既久。一時未易覺悟。說個良知。一念自反。當下便有歸著。王龍谿

陽明本旨。大抵以誠意爲主意。以致良知爲工夫之則。蓋曰誠意無工夫。工夫只在致知。然則致知工夫。不是另一項。仍只就誠意中看出。如離卻意根一步。亦更無致知可言。劉戡山

啓超謹案。此兩條。言王子所以專標致良知之故。凡講學標宗旨者。皆務約之使其在我而已。其實學問只有一件事。或標彼兩三字。或標此兩三字。原只是這一件而已。王子又嘗語學者云。說集義則一時未見頭腦。說致良知。當下便有用功實地。卽是此意。

啓超又案。致良知之教。本已盛水不漏。而學者受之。亦往往學焉而得其性之所近。故王子旣沒。而門下支派

生焉紛紛論辨。幾成聚訟。語其大別。不出兩派。一曰趨重本體者。〔即注重良字〕王龍谿王心齋一派是也。一曰趨重工夫者。〔即注重致字〕聶雙江羅念菴一派是也。要之皆王子之教也。吾輩後學。苟所志既真。則亦因其性之所近。無論從何門入。而皆可以至道。若啓越則服膺雙江念菴派者。然不敢以強人人。各有機緣。或與龍谿心齋派而得度。亦一而已矣。本書中間有左右袒之。言究非敢有所。故今擇錄兩派之要語。使學者自擇之。其辨難之說。徒亂人意。則不如其已也。軒輒於昔賢也。

涓流積至滄溟水。拳石崇成太華岑。先師謂象山之學。得力全在積累。須知涓流即是滄海。拳石即是泰山。此是最上一機。不由積累而成者也。王龍谿

啓超謹案。此即頓教。佛門所謂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者也。雖有至愚頑之人。一信良知之。便得入聖之路。有尋常儒者苦心苦行十年無所入。而彼以言下得之者矣。故曰不由積累而成也。愛父母妻子之良知。即愛國之良知。即愛衆生之良知。故曰涓流即滄海。拳石即泰山也。

良知廣大高明。原無妄念可去。纔有妄念可去。已自失卻廣大高明之體矣。今只提醒本體。羣妄自消。錢緒山

啓超謹案。提醒本體。羣妄自消。此所以異於頭痛灸頭。脚痛灸脚也。所謂愈簡愈真切也。

涵養工夫。如雞抱卵。然必卵中原有一點真陽種子。方抱得成。若是無陽之卵。抱之雖勤。終成鰥卵。學者須識得真陽種子。方不枉費工夫。吾人心中一點靈明。便是真陽種子。原是生生不息之機。種子全在卵上。全體精神。只是保護得。非能以其精神助益之也。王龍谿

啓超謹案。一點靈明。即知之良者也。

聖賢之學。惟自信得及。是是非非不從外來。故自信而是。斷然必行。雖遯世不見而無悶。自信而非。斷然必不行。

雖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如此方是毋自欺。何等簡易直截。王龍谿

啓超謹案。此是學王學者最常用處。真有得於王學者。其自信力必甚大且堅。

人心本自樂。自將私欲縛。私欲一萌時。良知還自覺。一覺便消除。人心依舊樂。樂是樂此學。學是學此樂。不樂不學。不學不是樂。王心齋

啓超謹案。黃梨洲著明儒學案。以心齋一派別爲泰州學案。若外之於姚江者然。心齋實王門龍象也。其學以樂爲本體。論語所謂好之不如樂之。孟子所謂自得之則左右逢源。故氣象之光明俊偉。王門罕其倫匹。

性之靈明曰良知。良知自能應感。自能約心思而酬酢萬變。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一毫不勞勉強扭捏。而用智者自多事也。王東崖

鳥啼花落。山峙川流。飢食渴飲。夏葛冬裘。至道無餘蘊矣。充拓得開。則天地變化草木蕃。充拓不開。則天地蔽賢人隱。王東崖

啓超謹案。東崖心齋之子也。其專挈本體。純任自然。自是心齋衣鉢。

若果然有大襟期。有大氣力。有大識見。就此安心樂意而居天下之廣居。明目張胆而行天下之大道。工夫難到湊泊。卽以不屑湊泊爲工夫。胸次茫無畔岸。便以不依畔岸爲胸次解纜放船。順風張棹。則巨浸汪洋縱橫任我。豈不一大快事也哉。羅近溪近芳

或問學者工夫。要如磨鏡。塵垢決去。光明方顯。曰吾心覺悟的光明。與鏡面光明。卻有不同。鏡面光明與塵垢。原是兩個。吾心先迷後覺。卻是一個。當其覺時。卽迷心爲覺。則當其覺時。亦卽覺心爲迷也。夫除覺之外。更無所謂

迷而除迷之外亦更無所謂覺也。故浮雲天日塵埃鏡光俱不足爲喻。若必尋個譬喻莫如冰之與水猶爲相近。吾人閑居放肆一切利欲愁苦卽是心迷。譬則水之偶寒凍而凝結成冰固滯蒙昧勢所必至。有時師友講論胸次洒然是心開朗。譬則冰得暖氣消融解釋成水清瑩活動亦勢所必至也。冰雖凝而水體無殊。覺雖迷而心體具在。方見良知宗旨貫古今徹聖愚通天地萬物而無二無息者也。羅近溪

啓超謹案近溪所謂迷心爲覺覺心爲迷卽楞伽經迷智爲識轉識成智之義。心理學上最精粹最微妙之語也。

啓超又案以上九條王門下提絜本體說之一斑也。昔禪宗五祖將傳衣鉢令及門自言得力。首座神秀說偈曰。心似菩提樹。意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五祖未契。六祖乃說偈云。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遂受衣鉢。今略比附之。則雙江念菴一派時時勤拂拭之說也。龍溪心齋一派本來無一物之說也。如近溪所謂以不屑湊泊爲工夫。以不依畔岸爲胸次。是可謂禪宗之盡頭語矣。上等根器人得此把柄入手。真能無罣礙無恐怖。任天下之大。若行所無事。吾師南海康先生最崇拜心齋近溪者以此。雖然非誠自得於己。或竊其口頭語作光景玩弄。亦最易導入人僞。故劉戡山以王門有龍溪爲斯文之厄。黃梨洲亦謂王學有龍溪泰州而失其真也。然龍溪集又云。此件事不是說了便休。須時時有用力處。時時有過可改。消除習氣。抵於光明。方是緝熙之學。然則龍谿亦曷嘗薄拂拭之功乎。

陽明先生拈出良知。上面添一「致」字。便是擴養之意。所以須養者。緣此心至易動故也。從前爲良知時時見在一句誤卻。遂欠了培養一段功夫。羅念菴

知善知惡之知。隨出隨泯。特一時之發見。未可盡指爲本體。故必有收攝保聚之功。以爲充達長養之地。而後定靜安慮。由此以出。知苟致矣。雖一念之微。皆真實也。苟爲弗致。隨出隨泯。終不免於虛蕩而無歸。是致與不致之間。虛與實之辨也。謹念

陽明先生良知之教。本之孟子。乍見入井孩提愛敬。平旦好惡三者。以其皆有未發者存。故謂之良。朱子以爲良者。自然之謂是也。然以其一端之發見。而未能卽復其本體。故言怵惕矣。必以擴充繼之。言好惡矣。必以長養繼之。言愛敬矣。必以達之。天下繼之。孟子之意可見矣。先生得其意者也。故亦不以良知爲足。而以致知爲功。試以三言思之。其言充也。將卽怵惕之已發者充之乎。將求之乍見之真乎。無亦不動於內。交要譽惡聲之私已乎。其言養也。將卽好惡之已發者養之乎。將求之平旦之氣乎。無亦不措於旦晝所爲矣乎。其言達也。將卽愛敬之已發者達之乎。將不失孩提之心乎。無亦不涉於思慮矯強矣乎。終日之間。不動於私。不措於爲。不涉於思慮矯強。以是爲致知之功。則其意烏有不誠。而亦烏用以立誠二字附益之也。今也不然。但取足於知。而不原其所以良。故失養其端。而惟任其所以發。遂以見存之知爲事物之則。而不察理欲之淆混。以外交之物爲知覺之體。而不知物我之倒置。豈先生之本旨也。謹念

今日若信得良知過時。意卽是良知之流行。見卽是良知之照察。云云。夫利欲之盤固。遏之猶恐弗止。而欲從其知之所發。以爲心體。以血氣之浮揚。斂之猶恐弗定。而欲從其知之所行。以爲功夫。畏難苟安者。取便於易從。見小欲速者。堅主於自信。夫注念反觀。孰無少覺。因言發慮。理亦昭然。不息之真。旣未盡亡。先人之言。又有可據。日滋日甚。日移日遠。將無有以存心爲拘迫。以改過爲粘綴。以取善爲比擬。以盡倫爲矯飾者乎。而其滅裂恣肆者。

又從而譁張簧鼓之。使天下之人。遂至蕩蕩然而無歸。則其陷溺之深。吾不知於俗學何如也。羅念菴

啓超謹案。右所錄者。大率念菴與龍谿辨論語居多。念菴寄龍溪書有云。終日談本體。不說功夫。纔拈功夫。便指爲外道。恐陽明先生復生。亦當攢眉也。然則龍溪一派。當時教學者。誠多語病。故念菴不得不糾正之。又念菴責門人云。知縱肆是良知。知不能卻自欺是瞞良知。自知瞞良知。又是良知。形之紙筆。公然以爲美談。是不肯致良知也。此病豈他人能醫耶。然則所謂良知。現在說之流弊。當時已甚猖獗。故念菴益不得不捍城之也。其注重全在一致字。不致不能實有諸己。自是姚江功臣。念菴雙江一派。其言收攝保任。下手工夫。條段最詳。於存養篇別記之。

啓超謹案。學聖之道。致良知三字。具足無遺矣。然子王子以其辭旨太簡單。恐學者或生誤會。故又提知行合一之旨以補之。惟知行合一。故僅致良知三字。卽當下具足也。今述知行合一之說。

凡謂之行者。只是著實去做這件事。若著實做學問思辨工夫。則學問思辨亦便是行矣。學是學做這件事。問是問做這件事。思辨是思辨做這件事。則行亦便是學問思辨矣。若謂學問思辨之然後去行。却如何懸空先去學問思辨得。行時又如何去得個學問思辨的事。行之明覺精察處。便是知知之真切篤實處。便是行。若行而不能明覺精察。便是冥行。便是學而不思則罔。所以必須設個知。知而不能真切篤實。便是妄想。便是思而不學則殆。所以必須說個行。原來只是一個工夫。凡古人說知行。皆是就一個工夫上。補偏救弊說。不似今人截然分作兩件事做。某今說知行合一。雖亦是就今時補偏救弊說。然知行體段。亦本來如是。王陽明

明道云。只窮理便盡性至命。故必仁極仁而後謂之能窮仁之理。義極義而後謂之能窮義之理。仁極仁則盡仁

之性矣。學至於窮理至矣。而尙未措之於行。天下寧有是耶。是故知不行之不可以爲學。則知不行之不可以爲窮理矣。知不行之不可以爲窮理。則知知行之合一並進。而不可以分爲兩節事矣。夫萬事萬物之理。不外於吾心。而必曰窮天下之理。是殆以吾心之良知爲未足。而必外求於天下之廣。以裨補增益之。是猶析心與理而爲二也。夫學問思辨篤行之功。雖其困勉至於人一己百。而擴充之極。至於盡性知天。亦不過致吾心之良知而已。良知之外。豈復有加於毫末乎。今必曰窮天下之理。而不知反求諸其心。則凡所謂善惡之機。眞妄之辨者。舍吾心之良知。亦將何以致其體察乎。王陽明

夫良知之於節目事變。猶規矩尺度之於方圓長短也。節目事變之不可預定。猶方圓長短之不可勝窮也。故規矩誠立。則不可欺以方圓。而天下之方圓。不可勝用矣。尺度誠陳。則不可欺以長短。而天下之長短。不可勝用矣。良知誠致。則不可欺以節目事變。而天下之節目事變。不可勝應矣。毫釐千里之謬。不於吾心良知一念之微而察之。亦將何所用其學乎。是不以規矩而欲定天下之方圓。不以尺度而欲定天下之長短。吾見其乖張謬戾。日勞而無成也。已。吾子謂語孝於溫清定省。孰不知之。然而能致其知者鮮矣。若謂初知溫清定省之儀節。而遂謂之能致其知。則凡知君之當仁者。皆可謂之能致其仁之知。知臣之當忠者。皆可謂之能致其忠之知。則天下孰非致知者耶。以是而言。可以知致知之必在於行。而不行之不可以爲致知也明矣。知行合一之體。不益較然矣乎。夫舜之不告而娶。豈舜之前已有不告而娶者爲之準則。故舜得以考之何典。問諸何人而爲此耶。抑亦求諸其心一念之良知。權輕重之宜。不得已而爲此耶。使舜之心而武得以考之何典。問諸何人而爲此耶。抑亦求諸其心一念之良知。權輕重之宜。不得已而爲此耶。使舜之心而

非誠於爲無後。武之心而非誠於爲救民。則其不告而娶與其不葬而興師。乃不孝不忠之大者。而後之人不務致其良知。以精察事理於此心感應酬酢之間。顧欲懸空討論此等變常之事。執之以爲制事之本。以求臨事之無失。其亦遠矣。王陽明

啓超謹案。以上三條。皆闡明知行合一之真理。可謂博深切明。其第三條上半截。言良知之應用處。尤當體認。前所謂是非兩字。是個大規矩。巧處則存乎其人。卽此之謂也。與朱子卽物而窮其理之說。自有守本逐末之分。

愛問。今人儘有知父當孝。兄當弟者。卻不能孝不能弟。知行分明是兩件。曰此已被私欲間斷。不是知行本體。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聖賢教人知行。正是要復那本體。故大學指個真知行與人看。說如好好色。如惡惡臭。見好色屬知。好好色屬行。只見好色時。已自好了。不是見後又立個心去好。聞惡臭屬知。惡惡臭屬行。只聞惡臭時。已自惡了。不是聞後別立個心去惡。愛曰。古人分知行爲兩。亦是要人見得分曉。一行工夫做知。一行工夫做行。則工夫始有下落。曰此卻失了古人宗旨。某嘗說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會得時。只說一個知。已自有行在。只說一個行。已自有知在。古人所以既說知又說行者。只爲世間有一種人。懵懵懂懂。任意去做。全不解思維省察。只是個冥行妄作。所以必說個知。方纔行得是。又有一種人。茫茫蕩蕩。懸空去思索。全不肯着實躬行。只是個揣摩影響。所以必說一個行。方纔知得真。此是古人不得已補偏救弊的說話。今若知得宗旨。卽說兩個亦不妨。若不會得宗旨。便說一個亦濟得甚事。只是閑說話。王陽明

啓超謹案。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兩語。是先生所以說知行合一之宗旨也。故凡言致良知。卽所以策人於行也。

然則專提挈本體者，未免先生所謂閑說話矣。

問知行合一。曰：此須識我立定宗旨。今人學問，只因知行分作兩件，故有一念發動，雖是不善，然卻未曾行，便不去禁止。我今說個知行合一，正要人曉得，一念發動處，便即是行了，發動處有不善，就將這不善的念克倒了，須要徹根徹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潛伏在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王陽明

黃梨洲曰：如此說知行合一，真是絲絲見血。先生之學，真切乃爾。後人何曾會得，啓超謹案。先生他日嘗言曰：然則凡知君之當仁者，皆可謂能致其仁之知；知臣之當忠者，皆可謂能致其忠之知。則天下孰非致知者耶？彼文語意謂善而不行，不足以爲善也；此文語意則惡而不行，已足以爲惡。謂一念發動處，便即是行了。然則吾今者一念發動愛國，遂謂吾已行愛國可乎？似與前說矛盾。不知良知者，非徒知善知惡云爾。知善之當爲，知惡之當去也。知善當爲而不爲，即是欺良知；知惡當去而不去，即是欺良知。故僅善念發，未足稱爲善；何以故？以知行合一故。僅惡念發，已足稱爲惡；何以故？以知行合一故。知惡便當實行去惡，方是知行合一。方算不自欺。

問知行合一。曰：天下只有個知，不行不足謂之知；知行有本體，有工夫。如眼見得是知，然已是見了；即是行，耳聞得是知，然已是聞了；即是行。要之只此一個知，已自盡了。孟子說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無不知敬其兄，止曰知而已，知便能了，更不消說能愛能敬。本體原是合一，先師因後儒分爲兩事，不得已說個合一。知非見解之謂，行非履蹈之謂，只從一念上取證。知之真切篤實，即是行；行之明覺精切，即是知。知行兩字，皆指功夫而言，亦原是合一的。非故爲立說以強人之信也。王龍谿

啓超謹案。龍谿此言引申陽明知行合一之旨。最是明晰。後儒解釋甚多。都不外此。今不具引。

啓超又案。泰西古代之梭格拉第。近世之康德比圭黎。或譯作黑智兒皆以知行合一爲教。與陽明桴鼓相應。若合符契。陸子所謂東海西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豈不然哉。此義真是單刀直入。一棒一條痕。一擲一掌血。使僞善者無一縫可以躲閃。夫曰天下只有一個知。不行不足謂之知。不行既不足謂之知。則雖謂天下只有一個行可也。此合一之旨也。試以當今通行語解之。今與人言愛國也。言合羣也。彼則曰吾既已知之矣。非惟知之。而且彼亦與人言之。若不勝其激昂慷慨也。而激昂慷慨之外。則無餘事矣。一若以爲吾有此一知。而吾之責任皆已盡矣。是何異曰。識得孝字之點畫。則已爲孝子。識得忠字之點畫。則已爲忠臣也。就陽明先生觀之。則亦其人未嘗有知而已。然使其果純爲未嘗有知也。則猶有冀焉。冀其一知而卽行也。若知而不行。則無冀焉矣。抑天下只有知而不行之人。斷無純然未嘗有知之人。何以故。知無不良故。雖極不孝之子。其良知未嘗不知孝之可貴。雖極不忠之臣。其良知未嘗不知忠之可貴。而今世之坐視國難。敗壞公德者。其良知未嘗不知愛國合羣之可貴。知其可貴而猶爾爾者。則亦不肯從事於致之之功而已。有良知而不肯從事於致之之功。是欺其良知也。質而言之。則僞而已矣。人而至於僞。乃小人而無忌憚也。陽明先生必提挈知行合一。以爲致良知之注脚。爲此也。夫爲此也夫。

啓超又案。既明知行合一之義。卽非徒識良知之原理。且能知良知之應用。而所謂致良知之學。非徒獨善其身。迂闊而不足以救世變者。甚明矣。今更舉子王子之語以證之。

愛曰。如事父一事。其間溫清定省之類。有許多節目。亦須講求否。曰。如何不講求。只是有個頭腦。只就此心去人。

欲存天理上講求。如講求冬溫也。只是要盡此心之孝。恐怕有一毫人欲間雜。講求夏清也。只要盡此心之孝。恐怕有一毫人欲間雜。此心若無人欲。純是天理。是個誠於孝親之心。冬時自然思量父母寒。自去求溫的道理。夏時自然思量父母熱。自去求清的道理。王陽明

啓超謹案。此言爲道與爲學。兩不相妨也。爲道日損。故此心不許有一毫人欲間雜。爲學日益。故講求許多條理節目。然既有日損之道。則日益之學。乃正所以爲此道之應用也。且既有日損之道。自不得不生出日益之學。以爲之應用也。如誠有愛國之心。自能思量某種某種科學。是國家不可缺的。自不得不去研究之。又能思量某種某種事項。是國家必當行的。自不得不去調查之。研究也調查也。皆從愛國心之一源所流出也。故曰。如何不講求也。但吾之所以研究此調查此。必須全出於愛國之一目的。不可別有所爲而爲之。苟別有所爲而爲之。則是人欲間雜也。故曰。須有個頭腦也。由是言之。講王學與談時務。果相妨乎。

只要良知真切。雖做舉業。亦不爲心累。(中略)任他讀書。只是調攝此心而已。何累之有。王陽明

啓超謹案。程子言舉業不患妨功。惟患奪志。王子此言。正本於彼。夫學至舉業。可謂污賤矣。然苟良知真切。猶不爲心累。然則日日入學校習科學。更何能累之有。故世有以講道學爲妨科學。而因以廢道學者。可以前條正之。又或以講科學爲妨道學。而因以廢科學者。可以本條正之。但惟患奪志一語。最當注意。刻刻在學校習科學。刻刻提醒良知。一絲不放過。此學之要也。

良知明白。隨你去靜處體悟也好。隨你去事上磨鍊也好。王陽明

須在事上磨鍊工夫得力。若只好靜。遇事便亂。那靜時工夫亦差。似收斂而實放溺也。王陽明

啓超謹案。事上磨鍊工夫。亦是王子立教一要點。益可見致良知非以獨善其身也。

道固自在。學亦自在。天下信之不爲多。一人信之不爲少者。斯固君子不見是而無悶之心也。乃僕之情。則有大不得已者存乎其間。而非以計人之信與不信也。夫人者天地之心。天地萬物。本吾一體者也。生民之荼毒困苦。孰非疾痛之切於吾身者乎。不知吾身之疾痛。無是非之心者也。是非之心。不慮而知。不學而能。所謂良知也。良知之在人心。無間於聖愚。天下古今之所同也。世之君子。惟務致其良知。則自能公是非。同好惡。視人猶己。視國猶家。而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求天下無治不可得矣。古之人所以能見善不啻若己出。見不善不啻若己入。視民之飢溺。猶己之饑溺。而一夫不獲。若己推而納諸溝中。非故爲是以蕲天下之信己也。終致其良知求自慊而已。(中略)後世良知之學不明。天下之人。用其私智以相比軋。是以人各有心。而偏瑣僻陋之見。狡僞陰邪之術。至於不可勝說。外藉仁義之名。而內以行其自私自利之實。詭辭以阿俗。矯行以干譽。揜人之善。而襲以爲己。長計人之私。而竊以爲己直。忿以相勝。而猶謂之徇義。險以相傾。而猶謂之疾惡。妬賢忌能。而猶自以爲公。是非恣情縱欲。而猶自以爲同好惡。相凌相賊。自其一家骨肉之親。已不能無爾我勝負之意。彼此藩籬之形。而況於天下之大。民物之衆。又何能一體而視之。則無怪於紛紛藉藉。而禍亂相尋於無窮矣。僕誠賴天之靈。偶有見於良知之學。以爲必由之。而後天下可得治。是以每念斯民之陷溺。則爲之戚然痛心。忘其身之不肖。而思以此救之。亦不自知其量者。天下之人。見其若是。遂相與非笑而詆斥之。以爲是病狂喪心之人耳。嗚呼。是奚足恤哉。吾當疾痛之切體。而暇計人之非笑乎。人固有見其父子兄弟之墜溺於深淵者。呼號匍匐。裸跣顛頓。若此是病狂喪心者也。故夫揖讓談笑於溺人之傍。而不知救。此惟行路之人。無親戚骨肉之情者能之。然已謂之無惻隱之心。非

人矣。若夫在父子兄弟之愛者，則固未有不痛心疾首，狂奔氣盡，匍匐以拯之。彼將陷溺之禍，有不顧而況於病狂喪心之譏乎？而又況於蘄人之信與不信乎？嗚呼！今之人雖謂僕爲病狂喪心之人，亦無不可矣。天下之人心，皆吾之心也。天下之人，猶有病狂者矣。吾安得而非病狂乎？猶有喪心者矣。吾安得而非喪心乎？昔者孔子之在當時，有議其爲諂者，有議其爲佞者（中略）則當時之不信夫子者，豈特十之二三而已乎？然而夫子汲汲遑遑，若求亡子於道路，而不暇煖席者，寧以期人之知我信我哉？蓋其天地萬物一體之仁，疾痛迫切，雖欲已之而自有所不容已（中略）若其遯世无悶，樂天知命，則固無入而不自得，道並行而不相悖者也。僕之不肖，何敢以夫子之道爲己任。顧其心亦已稍知疾病之在身，是以彷徨四顧，將求其有助我者，相與講去其病耳。今誠得豪傑同志之士，扶持匡翼，共明良知之學於天下，使天下之人皆知自致其良知，以相安相養，去其自私自利之蔽，一洗讒妬勝忿之習，以躋於大同，則僕之狂病固將脫然以愈，而終免於喪心之患矣。王陽明

啓超謹案。此陽明先生與聶雙江書也。

雙江王門龍象與錢緒山王龍谿王心齋鄒東廓齊名

字字是血，語語是淚。讀之而不憤不悱者，

非人矣。觀此則知王學絕非獨善其身之學，而救時良藥，未有切於是者。陽明先生之心，猶孔子釋迦基督之心也。其言猶孔子釋迦基督之言也。以爲非以此易天下之人心，則天下終不得而理也。其一片懇切誠意，溢於言表，不啻提我輩之耳而命之也。我輩雖聽之藐藐，或腹誹而面詆之。先生惟有哀矜而無憤怒也。雖然，我輩不幸而不聞先生之言，則亦已耳。既已聞之，而猶不肯志先生之所志，學先生之所學，是自暴自棄也。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爲也。今試問舉國之人，苟皆如先生所謂用其私智以相比軋，假名以行其自私自利之習，乃至於其所最親近而相凌相賊者，苟長若是，而吾國之前途，尙可問乎？夫年來諸所謂愛

國合羣之口頭禪。人人能道。而於國事絲毫無補者。正坐是耳。記曰。不誠無物。又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然則今日有志之士。惟有奉陽明先生爲嚴師。刻刻以不欺良知一語。自勘其心髓之微。不寧惟是。且日以之責善於友朋。相與講明此學。以易天下。持此爲矩。然後一切節目。事變出焉。此矩不踰。則其所以救國者。無論宗旨如何。手段如何。皆百慮而一致。殊途而同歸也。而不然者。則既不誠無物。一切宗旨手段。皆安所麗。所謂閑說話而已。歐美諸國。皆以景教爲維繫人心之的。日本則佛教最有力焉。而其維新以前。所公認爲造時勢之豪傑。若中江藤樹。若熊澤蕃山。若大鹽後素。若吉田松陰。若西鄉南洲。皆以王學式後輩。至今彼軍人社會中。猶以王學爲一種之信仰。夫日本軍人之價值。既已爲世界所共推矣。而豈知其一點之精神教育。實我子王子賜之也。我輩今日求精神教育。舍此更有何物。拋卻自家無盡藏。沿門托鉢。效貧兒哀哉。

啓超又案。子王子欲以致良知之義。易天下之人心。似此究屬可能之事耶。抑不可能之事耶。此實一疑問也。難者曰。世界之所以進化。皆由人類之爭自存。質而言之。則自私自利者。實人類所以自存之一要素也。今如子王子言。欲使天下之人。皆自致其良知。去其自私自利。以躋於大同。其意固甚美。然我如是。而人未必如是。我退而人進。恐其遂爲人弱也。是所謂消極的道德。而非積極的道德也。應之曰。不然。無論功利主義。不足爲道德之極則也。卽以功利主義論。而其所謂利者。必利於大我而後爲真利。苟知有小我而不知有大我。則所謂利者。非利而恆爲害也。而此大我之範圍。有廣狹焉。以一家對一身。則一家爲大我。以一地方對一家。則一地方爲大我。以一民族一國家對一地方。則民族國家爲大我。如是者。其級累說不能盡。而此犧牲小我以顧

全大我之一念。卽所以去其自私自利之蔽。而躋於大同之券也。質而言之。則曰公利而已。曰公德而已。子王
子所欲以易天下者。卽是物也。而天演界爭自存之理。亦豈能外是也。難者又曰。以子王子之魄力。終身提倡
此義。而當時之人心。不聞其緣此而遽易。此可見其道至逆。而非可以達於天下也。應之曰。此其事之難。不俟
論也。然烏可以難焉而已也。自古一代之學風。恆不過有力者數人倡之焉爾。而影響所及。其澤不斬者。或數
十年百年。曾文正之論人才。言之既博深切明矣。見曾文正文集亦安見其不能易也。詩曰。鼓鐘於宮。聲聞於外。亦在
有志者之自振而已。

啓超謹案。陽明先生提致良知三字爲學鵠。本是徹上徹下工夫。當下具足。毫無流弊。惟先生沒後。門下提絜
本體。未免偏重。末學承流。展轉失真。甚或貪易畏難。高語證悟。而闕於修持。則有僅言良知。而致之一字。幾成
贅疣者。先生嘗言。依著良知。做去。彼輩則依著良知。而不做者也。是又先生所謂不行。不得謂之知而已。故逮
乎晚明。劉蕺山專標慎獨。以救王學末流。其功洵不在陽明下。然倡慎獨。非自蕺山始。今更述諸哲之學說。以
演此義。其亦本之本原之原也歟。

慎獨卽是致良知。王陽明

言誠惟惺惺字爲切。凡人所爲不善。本體之靈。自然能覺。覺而少有容留。便屬自欺。欺則不惺惺矣。季彭山本
聖人之學。只是謹獨。獨處人所不見聞。最爲隱微。而已之見顯。莫過於此。故獨爲獨知。蓋我所得於天之明命。我
自知之。而非他人所能與者也。若閑思妄想。徇欲任情。此卻是外物蔽吾心之明。不知所謹。不可以言見顯矣。少
有覺焉。而復容留將就。卽爲自欺。乃於人所見聞處。揜不善而著其善。雖點檢於言行之間。一一合度。不遐有愆。

亦屬作偽。皆爲自蔽其知也。季彭山

啓超謹案。此總是發明不欺良知一語。必不欺乃爲致。抱此一語。終身受用不盡。

謹於獨知。卽致知也。謹獨之功不已。卽力行也。故獨知之外無知矣。當知之外無行矣。功夫何等簡易耶。季彭山

日用之間。念慮初發。或善或惡。或公或私。豈不自知之。知其不當爲而猶爲之者。私欲之心重。而恕己之心昏也。苟能於一起之時。察其爲惡也。則猛省而力去之。去一惡念。則生一善念矣。念念去惡爲善。則意之所發。心之所存。皆天理。是之謂知行合一。知之非難。而行之爲難。今日聖人之學。致良知而已。人人皆聖人也。吾心中自有一聖人。自能孝。自能弟。而於念慮之微。取舍之際。則未之講。任其意向而爲之。曰是吾之良知也。知行合一者。固如是乎。顧箬溪應前

啓超謹案。此語爲矯正龍溪學說而發。其言恕己之心昏。及知之非難行之爲難二語。最當切己體驗。至其以致良知爲未足者。豈知所謂致者。舍行外更無功耶。未可以龍谿病陽明也。

只於自心欺瞞不得處。當提醒作主。羅念菴

吾人須從起端發念處察識。於此有得。思過半矣。何善山廷仁

人之真心。到鬼神前。毋論好醜。盡皆宣洩。有是不能泯滅處。鄭定宇以讚

啓超謹案。景教之祈禱懺悔。受用在此。

誠意切夫。只好惡不自欺其知耳。要不自欺其知。依舊在知上討分曉。故曰必慎其獨。獨是知體。靈然不昧處。雖絕無聲臭。然是非一些瞞他不得。自寂然自照。不與物對。故謂之獨。須此處奉爲嚴君。一好一惡。皆敬依著他。方

是慎。萬思默
廷首

小人一節。或云自欺之蔽。不然。此正見他不受欺。人欺蔽他不得。所以可畏。不容不慎。蓋此中全是天命至精。人爲一毫汙染不上。縱如何欺蔽。必要出頭。緣他從天得來。純清絕點。萬古獨真。誰欺得他。如別教有云。丈夫食少金剛。終竟不消。要穿出身外。何以故。金剛不與身中雜穢同止故。所以小人見君子。便厭然欲揜其不善。便肺肝如見。此厭此見。豈小人所欲。正是他實有此件在中。務穿過諸不善。欺瞞處由不得小人。必要形將出來。決不肯與不善共住。故謂之誠。誠則必形。所以至嚴可畏。意從此動。方謂之誠意。故君子必慎其獨。若是由人欺蔽得。何嚴之有。萬思默

啓超謹案。此語勸得最透。小人厭然揜其不善者。正以自知之而自恥之也。蓋有是非之心。所以有羞惡之心也。故曰知無不良也。致與不致。則只可責志耳。

除知無獨。除自知無慎獨。鄉南

離獨一步。便是人僞。劉戡

人心如穀種。滿腔都是生意。嗜欲錮之而滯矣。然而生意未嘗不在也。疏之而已耳。又如明鏡。全體渾是光明。習染薰之而暗矣。然而明體未嘗不存也。拂拭而已耳。惟有內起之賊。從意根受者。不易除。更加氣與之拘。物與之蔽。則表裏夾攻。更無生意可留。明體可覲矣。君子惓惓於謹獨也。以此。劉戡

問有言聖賢道理圓通。門門可入。不必限定一路。先生曰。畢竟只有慎獨二字。足以蔽之。別無門路多端。可放步也。劉戡

學者不必求之行事之著。而止求之念慮之微。一言以蔽之曰。誠而已矣。劉蕡山

自欺受病。已是出入獸關頭。更不加慎獨之功。轉入人偽。自此即見君子。亦不復有厭然情狀。一味挾智任術。色取行違。進之則爲鄉原。似忠信。似廉潔。欺天罔人。無所不至。猶宴然自以爲是。全不識人間有廉恥事。劉蕡山

啓超謹案。四書六經。千言萬語。其最鞭辟近裏者。莫如大學誠意一章。發端即云。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毋自欺一語。已使學者更無一絲之路。可以走趨。陽明所提致良知。實不外此義。願不言誠意而言致良知者。以良知當下反省。人人自得。更易著力。實則致知即誠意也。慎獨爲誠意關鍵。故言致良知。以不必更言慎獨。誠以致之之功。舍慎獨更無他也。王子旣沒。門下提挈本體太重。而幾忘有致字。故戴山專提慎獨以還其本意。非謂王子之教有未足。而更從而畫其蛇足也。學者自求受用。則守致良知之口訣也可。守慎獨之口訣也可。一而二。二而一耳。惟從此間放鬆一步。則不知其可也。

存養第四

良知之教。簡易直捷。一提便醒。固是不二法門。然曰吾有是良知而已具足矣。無待修證。是又與於自欺之甚者也。陽明以良知喻舟之有舵。最爲塙切。願舵雖具而不持。則舟亦漂泊不知所屆耳。修證之功有三。曰存養。曰省察。曰克治。三者一貫。而存養爲之原。述存養第四。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記大學

集注曰。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受衆理。而應萬事者也。但爲氣稟所拘。人欲所蔽。則有時而昏。

然其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故學者因其所得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

公都子曰。鈞是人也。或爲大人。或爲小人。何也。孟子曰。從其大者爲大人。從其小者爲小人。曰鈞是人也。或從其大者。或從其小者。何也。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以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此爲大人而已矣。子孟

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喪其良心者。亦由斧斤之於木也。且且而伐之。可以爲美乎。及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者幾希。則其旦晝之所爲。又牴牾之矣。牴牾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爲未嘗有才焉者。此豈人之情也哉。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子孟

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子孟

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子孟

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爲不熟。不如斃稗。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子孟

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諸左右逢其原。子孟

治之要在於知道。人何以知道。曰心。心何以知。曰虛壹而靜。心未嘗不臧。案古也。然有所謂虛。心未嘗不滿也。

然而有所謂一。心未嘗不動也。然而有所謂靜。人生而有知。知而有志。志也者。臧也。然而有所謂虛。不以所已臧害所將受。謂之虛。心生而有知。知而有異。異也者。同時兼知之。兩也。然而有所謂一。不以夫案彼一

害此一謂之壹。心臥則夢。偷則自行。案此言偷惰之時則心馳使之則謀。案此言用之則能思慮也故心未嘗不動也。然而有

所謂靜。不以夢劇亂知。案此言夢寐時及事物繁劇謂之靜。虛壹而靜謂之大清明。凡觀物有疑。中心不定。則

外物不清。吾慮不清。則未可定然否也。冥冥而行者。見寢石以為伏虎也。見植林以為後人也。案言疑有人隨其後也冥冥

蔽其明也。醉者越百步之溝。以為顛步之澮也。俯而出城門。以為小之閨也。酒亂其神也。厭目而視者。視一以為

兩。掩耳而聽者。聽漠漠以為洶洶。勢亂其官也。從山上望牛者。以為羊。而求羊者。不下牽也。遠蔽其大也。從山下

望木者。十仞之木若箬。而求箬者。不上折也。高蔽其長也。人心譬如槃水。正錯。案音措。義同置而勿動。則湛濁在下。而

清明在上。則足以見鬚眉而察理矣。微風過之。湛濁動乎下。清明亂於上。則不可以得大形之正也。心亦如是矣。

故導之以理。養之以清。物莫之傾。則足以定是非。決嫌疑矣。小物引之。則其正外易。其心內傾。則不足以決庶理

矣。荀子解蔽篇

啓超謹案。以上鈔孔孟荀之言。關於存養者。其解釋俟諸下方。

啓超又案。宋明儒不喜稱道荀子。然荀子固孔學正傳也。即如此文。言心理之現象及養心之不可以已。宋明

儒千言萬語。未或能外之。故今具錄以冠本章之端。

學在知其所有。又在養其所有。程明道

若不能存養。只是說話。程明道

涵養到著落處。心便清明高遠。程明道

須是大其心。使開闊。譬如為九層之臺。須大做脚始得。程明道

吾曹常須愛養精力。精力稍不足則倦。所臨事皆勉強而無誠意。接賓客語言尙可見。況臨大事乎。邢和叔恕和叔二程門人也。

呂與叔嘗言思慮多不能驅除。曰：此正如破屋中禦寇。東面一人來未逐得。西面又一人至矣。左右前後驅除不暇。蓋其四面空疏。盜固易入。人無緣作得主定。又如虛器入水。水自然入。若以一器實之以水。置之水中。水何能入來。蓋中有主則實。實則外患不能入。自然無事。程伊川

思慮要簡省。煩則所存都昏惑。張橫渠

心清時常少。亂時常多。其清時卽視明聽聰。四體不待羈束。而自然恭謹。其亂時反是。如此者何也。蓋用心未熟。客慮多而常心少也。習俗之心未去。而實心未全也。有時如失者。只爲心生。若熟後自不然。當存其大者。存之熟後。小者可略。張橫渠

程子言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匪僻之干。此意但涵養久之。則天理自然明。今不會做得此工夫。胸中膠擾駁雜。如何窮得理。朱晦翁

涵養是主人翁。省察是奴婢。陸象山

人須整理心下。使教瑩淨。常惺惺地。方好。此敬以直內工夫也。嗟夫。不敬則不直。不直便昏昏倒了。萬事從此墮。可不懼哉。吳康齋

身心須有安頓處。若無安頓處。則日惟擾擾於利害中而已。吳康齋

人收斂警醒。則氣便清。心自明。才惰慢便昏瞶也。胡敬齋

常沈靜則含蓄義理而應事有力。薛敬軒

學者須先理會氣象。氣象好時。百事自當。陳白沙

學者須收斂精神。譬如一爐火。聚則光燄四出。纔撥開便昏黑了。夏東巖

學者要使事物紛擾時。常如夜氣一般。王陽明

吾輩通患。正如池面浮萍。隨開隨蔽。未論江海。但在活水。浮萍已不能蔽。何者。活水有源。池水無源。有源者由己。

無源者從物。故凡不息者有源。作輟者皆無源故耳。王陽明

閑時能不閑。忙時能不忙。方是不爲境所轉。王龍谿

學有可以一言盡者。有不可以一言盡者。如收斂精神。併歸一處。常令凝聚。能爲萬物萬事主宰。此可一言而盡。

亦可以一息測識而悟。惟夫出入於酬應。牽引於情思。轉移於利害。纏固於計算。則微曖萬變。孔竅百出。非堅心

苦志。持之歲月。萬死一生。莫能幾及也。羅念菴

向人說得。伸寫得出。解得去。謂之有才。則可於學問。絲毫無與也。學問之道。須於衆人場中。易鵠突者。條理分明。

一絲不亂。此非平日有涵養鎮靜之功。小大不疑。安能及此。羅念菴

果能收斂翕聚。如嬰兒保護。自能孩笑。自能飲食。自能行走。豈容一毫人力安排。試於臨民時。驗之。稍停詳妥貼。

言動喜怒。自是不差。稍周章忽略。便有可悔。從前爲良知時。見在一句誤。却欠却培養一段功夫。培養原屬收

斂翕聚。甲辰夏。因靜坐十日。恍恍見得。又被龍溪諸君一句轉了。總爲自家用功不深。內虛易搖也。孟子言有怵

惕惻隱之心。由於乍見。言平旦好惡與人相近。由於夜氣所息。未嘗言時時有是是心也。末後四端。須擴而充之。

自然火然泉達，可以保四海。夜氣苟得其養，無物不長，所以須養者。緣此心至易動故也。未嘗言時時便可致用，皆可保四海也。擴充不在四端後，却在嘗無內交要譽惡聲之心。所謂以直養也。養是常息此心，常如夜之所息。如是則時時可似乍見與平旦時。此聖賢苦心語也。陽明拈出良知上而添一「致」字，便是擴養之意。良知良字，乃是發而中節之和。其所以良者，要非思爲可及。所謂不慮而知，正提出本來頭面也。今却盡以知覺發用處爲良知。至又易致字爲「依」字，則是只有發用無生聚矣。木常發榮必速槁，人常動用必速死。天地猶有閉藏，況於人乎。是故必有未發之中，方有發而中節之和。必有廓然大公，方有物來順應之感。平日作文字只謾說過去，更不知未發與廓然處何在。如何用功，誠鶻突半生也。真擴養得，便是集義。自浩然不奪於外，此非一朝一夕可得。然一朝一夕，亦便小有驗。但不足放乎四海。譬之操舟，舵不應手，不免橫撐直駕，終是費力。時時培此，却是最密地也。羅念菴

吾人於一日十二時中，精神意志皆有安頓處，方有進步處。耿天臺

涵養要九分，省察只消一分。若沒涵養，就省察得，也沒力量降伏那私欲。呂心

涵養不定的，自初生至蓋棺時，凡幾變，卽知識已到，尙保不定。畢竟作何種人，所以學者要德性堅定，到堅定時，隨常變窮達生死，只一般。卽有難料理處，亦能把持。若平日不遇事時，儘算好人，一遇個小小題目，便考出本態。假遇着難者大者，知成個甚麼人。所以古人不可輕易笑，恐我當此未便在渠上也。呂心

人到生死不亂，方是得手。居常當歸併精神一路，毋令漏洩。唐鏡菴

人要於身心不自在處，究竟一個著落。所謂困心衡慮也。若於此蹉過，便是困而不學。高景逸

謀國者固本自強而外患自戢。治病者調養元氣而客邪自散。若獨思禦患則禦之之術，卽患所生專攻客邪則府臟先傷而邪傳不已。禮已復而已未盡克，其以省察克治自易克己而不復禮，其害終身不瘳。王船山

啓超謹案以上所鈔凡以明存養之功之不可以已也約而舉之凡有五要（一）有存養之功則常瑩明無之則昏暗如明鏡然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則念慮之發事物之來吾皆灼然見其本相而應之無所於瞽夫良知固盡人所生而有者也然能受良知之用者萬不得一何也則本體不瑩故也譬彼病目見空中華空本無華以目病故故研朱可以成碧指鹿可以爲馬若循其瞠昧者而認爲良知之作用其誤謬將不可紀極夫心理學上有所謂幻覺者其原因由來復之念端與當境之知覺和合有誤而生荀子所謂見寢石以爲伏虎見植林以爲後人此人類普通性質所同有凡此之類與夢之原理相通列子所稱席帶而寢則夢蛇飛鳥啣髮則夢飛是其理也然此幻覺所由起必以內心所種爲遠因而以外境所觸爲近因鄭人相驚以伯有其心中先有畏伯有者存也齊襄見豕而以爲公子彭生其心中先有畏彭生者存也皆有他物以障其明然後幻生焉不先除此障而欲幻之不起其道無由列子又稱至人無夢何以能無夢本心常瑩而幻不侵也夫幻之誤人豈徒前此所舉諸實例諸小節而已如人有生必有死死固無可畏者而何以皆畏之幻覺故也富貴利祿不過供吾耳目口體短期之快樂耳目口體物而非我下文吾何爲自苦而樂彼物富貴利祿無可戀者而何以皆戀之幻覺故也夫畏其無可畏者而戀其無可戀者此與豕之本無可怖而齊襄怖之則何以異也故吾人終其身醉夢於此幻覺場中而無一時清醒白地可憐孰甚焉而存養云者則使吾心常惺惺不昧而此幻覺無從入也此自得之道也若語其應用則吾輩生文明大開之今日社會之事物千複萬雜非智慧增進

不足以察其變而窮其理。研其幾而神其用。無論讀書治事。皆恃此一點靈明以鑰之。以幻覺讀書。何以能排
舊見而悟真理。以幻覺治事。何以能應時勢而蕲成功。是猶無土地資本勞力而欲殖富也。由此言之。存養者。
非徒德育之範圍。而又智育所必當有事也。(一)有存養之功。則常強立。無之則軟倒。記稱莊敬日強。安肆日
偷。其言精絕。蓋深明發夫心理與生理之關係然也。生理學家言。吾人腦中。有一種無價之寶。名曰愛耐盧尼。實
一切活力之本營。吾人所以能研究新理想。擔荷大事業者。皆於此物焉賴。此物者。不愛惜之不可。不愛惜則
妄消耗之於無用之地。而其原力日以減殺。太愛惜之。又不可。太愛惜則又厝置之於無用之地。而本能無從
發達。生物學家言。凡生物之官體久廢不用者。則漸失其本能。如人類本有腮。男子本有故吾輩當常使此愛
乳皆以不用而漸無之。野蠻人口齒大愈。文明則愈小。諸如此類。其例不勝枚舉。
耐盧尼。運用有節。而適得其宜。夫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者。此厝置之於無用之地者也。故陸子曰。精神不運則
愚。血脈不運則病。曾文正曰。精神愈用則愈出。陽氣愈提則愈盛。此皆與日強日偷之理相發明者也。雖然。彼
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者。其心卒不能無所寄頓。不寄頓於有用。則寄頓於無用耳。故無數閑思雜念。刻刻相與
為緣。而其消耗此愛耐盧尼。反漫無節制。神經甚疲。而不能自振。觀夫悲秋之士。懷春之女。終日多愁多病。觀
一切景物。皆若甚無聊賴。度一刻光陰。皆若甚難消遣。卒至體質日以羸弱。志氣日以銷沈。凡此皆其濫費此
愛耐盧尼之證也。由此言之。存養者。非徒德育之範圍。而又體育所必當有事也。(二)有存養之功。則常整暇。
無之則紛擾。治者吉事也。亂者凶事也。治亂之象。非徒於國有之。於家有之。即身心亦然。人而為亂人。則人格
已喪失。而無所餘矣。起居無節。言語無序。身之亂也。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心之亂也。然必有心亂。而後有身亂。
故欲治其身。亦先治其心而已。英儒邊沁以苦樂為善惡之標準。在近世哲學界稱一新發明焉。然真苦真樂。

必不存於軀殼而存於心魂。軀苦而魂樂，真樂也。軀樂而魂苦，真苦也。吾儕試自驗吾心魂最樂之時，當有數境。其一步曠野，吸新空氣，觀雜花芳草，欣欣有生意，或乘海船，御天風，聽海濤，脩脩有出塵之想。當此之時，心魂最樂。其一與二三人素心人，促膝論學，或論事，論鋒鍼接。當此之時，心魂最樂。其一讀書窮理，忽然有悟，有得。當此之時，心魂最樂。其一運動軀體，勤勞之後，恬然放下。當此之時，心魂最樂。凡諸此境界，盡人所間有，而不能常有。當其有之，樂莫甚焉。其所以然者，則以此一刹那頃，忽舉吾心魂，超然於塵網之外，胸中無一雜念，以渣滓於其間也。反是而其最苦者，則家人之聒噪，惡客之雜遼，利害之計較，得失之營注，雖形骸之欲，或甚縱然自滿，而心中無限困衡煩惱。此極端苦樂之兩境，無論何人，內自審之，莫不皆然也。然則亂其心而不知治者，終身為僂民而已。此以言其自得也。若語於應用，則吾輩既非厭世者流，不得不接事物，志願愈大，其所接事物愈多。若非有道焉，自約其心理，使有秩序，則如統百萬之衆，而無主帥，號令禁如，安得不潰。故凡遇事張皇而喪其所守者，皆亂之爲害也。（四）有存養之功，則能虛受，無之則閉塞。心理如明鏡然，惟無一象，故能受萬象。吾輩之爲學，欲進其學也，欲進其學，則不得不求理想之日新。橫渠所謂澗去，舊見以來新知。吾輩之治事，欲善其事也，欲善其事，則不得不求條理之晰備。而此二者，非胸次洞然無芥蒂，則其效不可見。善夫吾友蔣智由氏之言也曰：『吾人意識之區域，若有一種之觀念占領，則他觀念無發生之機。譬有一憂慮之事，不能解釋，其時意識之區域，皆爲此憂慮所充滿，而他觀念皆在所擠拒之列。而意識區域之占領，又有二種：一單一之占領，一雜多之占領。單一占領者，如愛慕一物，念念不能舍是也。雜多占領者，馳騖紛擾，散亂集沓之心是也。故必先清淨其心，無逐於外緣，無紛於內擾，使意識之區域，洞洞然不儲一物，而後理境上之觀念生焉。鳶飛魚躍，』

自呈活潑之機。此卽荀子所謂不以所已藏。害所將受也。由此言之。吾輩苟不欲活用此學以濟天下。則亦已耳。苟其欲之。則潔除心地之一層工夫。安可以不致力也。(五)有存養之功。則常堅定。無之則動搖。孟子之得力在不動心。而其工夫在養吾浩然之氣。夫天下未有風吹草動。毫不自主。而能任大事者也。雖然。不動心之義。言之似易。能之實難。富貴貧賤。威武造次。顛沛利害。毀譽稱譏。苦樂種種。外境客賊相乘。不奪於此。則奪於彼。吾儕試默數年來。所見朋輩中。有昔者共指爲志士。謂前途最有希望者。而今已一落千丈。比比皆是。豈必其人立身伊始。卽自定此欺飾之局。謂不過欲爲此以釣數寒暑間之名譽也。彼其受外界之刺激。不知不覺而爲之奴隸。其墮落也。其純不能自由者也。吾自審根器。能厚於彼輩者幾何。吾今者未入社會。未受刺激。尙爾然。差能自保。一旦與彼輩處同一之境遇。則化之矣。就使吾根器稍優於彼輩。卽與彼輩處同一之境遇。未必化之。雖然。又當知彼輩所處之境遇。非其刺激之最大者也。客賊之相脅迫也。無窮。語曰。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甲關既過。又有乙關。乙關既過。又有丙關。如是相引。以至無垠。使吾他日所遇。可歎。可怖。可厭之境。有稍甚於彼輩者。吾能無變乎。寢假。又有遠甚於彼輩者。吾卒能無變乎。莊生曰。與接爲構。日與心鬥。吾人終其身皆立於物。我劇戰之地位。以己身對於他人之身。則己身爲我。而他人爲物。以己之心靈對於己之軀殼。則己身爲我。而軀殼爲物。故言「我」者。有廣義之我。有狹義之我。此文之「我」卽指其狹義者。孟子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上「物」指社會種種。外境界下物。指耳目之官。以心靈之我對之。則兩者皆物也。此文之「物」兼指兩種物而言。而能得最後之戰利者。千無一焉。呂心吾所謂勿輕易笑人。恐我當此。亦未便在渠上。誠警策之言也。然則勝利之道。奈何。兵法曰。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又曰。毋恃敵不來。恃我有以待之。今世之謀國者。持武裝平和主義。務擴充軍備。使其力有餘於自衛。然後一切外患。無取於懼。夫治心之道。亦若是則已耳。小程子之言曰。中有主則

實。實則外患不能入。是其義也。夫意識之區域。苟有一種之觀念占領。則他觀念無從發生。夫既言之矣。然爲惡觀念所占領。則善觀念固無從發生。爲善觀念所占領。則惡觀念亦無從發生。其比例正同。由前之說。所謂虛而後能受也。以廓清惡念。爲容納善念之地也。由後之說。所謂實而後能主也。以保持善念。爲距絕惡念之功也。兩者交修而互相成也。夫所謂善念惡念之界說何也。念端之屬於能動者。則爲善念。能動者我自欲如也。其屬於受動者。則爲惡念。受動者此種念端。吾明知其不可發而爲外境所奪。不能自制也。時時立於能動之地位。是曰主人。時時立於受動之地位。是曰奴隸。時而能動。時而受動。間雜錯出。則出入於主奴之間。而易墮於奴。日兢兢焉保持此能動之資格。拳拳服膺而勿失。然後不退轉之詣。乃可得而幾也。以上五義。略舉之。而未能盡也。要之吾輩之生命。本軀殼與心魂二者和合而成。雖謂一人而有二種之生命可也。此二種之生命。苟缺其一。則人格倏已消滅。軀殼之生命。日必有以養之。一日不食而疲。三日不食而病。七日不食而死矣。心魂之生命。何獨不然。毋恃我有美質。而謂功力之可以已也。雖有壯軀。而饕餮必不可廢。雖有良知。而存養必不可怠。古今中外哲人。莫不拳拳焉。以此爲第一大事。學者慎勿以迂腐二字抹倒之。坐戕其生命之一種。而不自愛也。

啓超謹案。既明存養工夫之緊要。今當次述其用功之法。先哲所標。大率以主敬主靜兩義爲宗派。以啓超繹之。尙有主觀之一法門。佛教天台宗標止觀二義。所謂主靜者。本屬於止之範圍。而先儒言靜者。實兼有觀之作用。必輔以觀。然後靜之用乃神。故今類鈔之。以爲存養之三綱。

修己以敬。論語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論語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論語

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論語

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論語

居處恭，執事敬，雖至夷狄，不可棄也。論語

毋不敬，儼若思。若夫坐如尸，立如齋。禮記

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嚴威。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記樂

啓超謹案：此古代主敬派之存養說也。孔子言存養，率以敬為主。

一敬可以勝百邪。程明道

毋不敬，可以對越上帝。程明道

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程伊川

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程伊川

只是嚴肅整齊，則心便一；一則自無非僻之干。此意但涵養久之，天理自然明白。程伊川

記中說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蓋常人之情，纔放肆則日就曠蕩，纔檢束則日就規矩。程伊川

懈心一生，便是自暴自棄。程伊川

正心之始，當以己心爲嚴師。凡所動作，則知所懼。如此一二年間，守得牢固，則自然心正矣。張橫渠

以敬爲主，則內外肅然，不忘不助，而心自存。不知以敬爲主，而欲存心，則不免將一箇心把捉一箇心，外面未有

一事時裏面已有三頭兩緒。不勝其擾也。就使實能把捉得住。只此已是大病。況未必真能把捉得住乎。朱晦翁

敬字似甚字。卻甚似箇畏字。不是塊然兀坐。耳無聞。目無見。全不省事之謂。只收斂身心。整齊純一。不恁地放縱。

便是敬。朱晦翁

截斷嚴整之時多。則膠膠擾擾之時少。朱晦翁

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上常臨汝。無貳爾心。戰戰兢兢。那有閑管時候。陸象山

吾心纔欲檢束。四體便自悚然矣。外既不敢妄動。內亦不敢妄思。交養之道也。魏渠

無事時得一偷字。有事時得一亂字。劉蕺山

小人只是無忌憚。便結果一生。大學言閒居為不善。閒居時有何不善可為。只是一種懶散精神。漫無著落。便是

萬惡淵藪。正是小人無忌憚處。可畏哉。劉蕺山

懶散二字。立身之賊也。千德萬業。日怠廢而無成。千罪萬惡。日橫恣而無制。皆此二字為之。呂吾心

存心則緝熙光明。如日之升。修容則正位凝命。如鼎之鎮。內外交養。敬義夾持。何患無上達。曾滌生

主敬者。外而整齊嚴肅。內而專靜純一。齊莊不懈。故身強。曾滌生

敬字切近之效。尤在能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莊敬日強。安肆日偷。皆自然之徵應。雖有衰年病軀。一遇壇廟

獻祭之時。戰陣危急之際。亦不覺神為之悚。氣為之振。斯足知敬能使人身強矣。若人無眾寡。事無大小。一一恭

敬。不敢懶慢。則身體之強健。又何疑乎。曾滌生

啓超謹案。以上主敬說之大概也。大抵小程子及朱子言養心之法。率主居敬。所謂程朱派也。白沙詩云。吾道

有宗主。千秋朱紫陽說敬不離口。示我入德方是也。然陸子常稱道小心翼翼上帝臨汝數語。則亦何嘗不言敬。羅念菴江右王學之宗也。亦常書陸子此語以自厲。然則陸王學不廢敬明矣。戢山解小人閒居爲不善。謂懶散精神。漫無著落。便是萬惡淵藪。可謂警切。兵家所謂暮氣。物理學所謂惰力。卽此物也。此物一來襲於吾躬。則萬事一齊放倒了。而敬卽驅除此物第一之利器也。敬之妙用。全在以制外爲養中之助。蓋我輩德業之所以不進。其原因雖多端。然總不出爲外境界之所牽。外境界之所能牽者。眼耳鼻舌身也。孟子所謂物交物也。而眼耳鼻舌身既被牽。則意根隨而動搖。孟子所謂則引之而已矣。又曰。氣壹則動志也。展轉纏縛。主客易位。而勢遂不足以相敵。敬也者。卽檢制客賊而殺其力者也。客力殺然後主力乃得而增長也。故曰內外交養也。古哲所以重提主敬之功者。其理由不外是。

啓超又案。曾文正發明主敬則身強之理。視宋明儒主敬說更加切實。蓋德育而兼體育矣。司馬溫公亦言修心以正。保躬以靜。則言主靜而身強也。與曾說可相發明。

啓超又案。曾文正又嘗有楹聯云。禽裏還人靜。從敬出。文正蓋兼主敬靜者而以敬爲靜之手工夫。此其獨見處。卽其得力處也。中庸所謂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也。

學者須恭敬。但不可令拘迫。拘迫則難久也。程伊川

忘敬然後毋不敬。程伊川

嚴威儼恪。非持敬之道。然敬須自此入。程伊川

人之於儀形。有是持養者。有是修飾者。程伊川

啓超謹案。此言主敬不可過於矜持。過於矜持。則又逐於外也。諸儒言此者甚多。今舉伊川以該其餘。

无思也。无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易繫辭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記大學

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孟子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孟子

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旦晝之所爲。有特亡之矣。特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

以存。孟子

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

中節。謂之和。記中庸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而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返躬。天理

滅矣。記樂

心虛一而靜。虛一而靜。謂之大清明。不以夢劇亂知。謂之靜。荀子

啓超謹案。此古代主靜派之存養說也。孟子荀子言存養皆以靜爲主。孟荀皆孔門嫡傳。莊子又稱顏子有心

齋之功。然則主靜派亦出於孔門也。

啓超又案。諸暨蔣氏有中國古代定學考略。見新民叢報第七十號言主靜之學。出於黃帝。而弘於道家。且歷引莊列之

言以示其法程。其論甚精。可參觀。

主靜立人極。周濂溪

問聖可學乎。曰：可有要乎。曰：有。請問焉。曰：一爲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周濂溪

啓超謹案：濂學者，宋明數百年間儒者所奉爲祖師也。其淵源實出自神放李之才，陳搏，則道家之支與流裔也。而儒者多諱之，實則何足諱。道家固出於我神祖黃帝也。特有附益駁雜耳。若定學則至道之原也。周子持此爲鵠，宜其足以振一世。故今次於先秦學說錄之。

程子每見人靜坐，便歎其善學。

學者莫如以半日靜坐，半日讀書。朱晦翁

爲學須從靜坐中養出個端倪來，方有商量處。陳白沙

所爲靜坐事，非欲坐禪入定。蓋因吾輩平日爲事物紛拏，未知爲己，欲以此補小學收放心一段功夫耳。王陽明

學無分於動靜者也。特以初學之士，紛擾日久，本心真機，盡汨沒蒙蔽於塵埃中，是以先覺立教，欲人於初下手時，暫省外事，稍息塵緣，於靜坐中默識自心真面目。久之邪障徹而靈光露，靜固如是，動亦如是。到此時終日應事接物，周旋於人情事變中而不捨，與靜坐一體無二。此定靜之所以先於能慮也。豈謂終身滅倫絕物，塊然枯坐，徒守頑空冷靜以爲究竟哉。王塘南

聖學全不靠靜，但各人稟賦不同，若精神短弱，決要靜中培壅豐碩，收拾來便是良知。散漫去都成妄想。高景逸
各人病痛不同，大聖賢必有大精神，其主靜只在尋常日用中。學者神短氣浮，便須數十年靜力，方得厚聚深培。

而最受病處。在向無小學之教。浸染世俗。故俗根難拔。必埋頭讀書。使義理浹洽。變易其俗腸俗骨。澄神默坐。使塵妄消散。堅凝其正心正氣。乃可耳。高景逸

靜坐之法。喚醒此心。卓然常明。志無所適而已。志無所適。精神自然凝復。不待安排。勿著方所。勿思效驗。初入靜者。不知攝持之法。惟體貼聖賢切要之言。自有入處。靜至三日。必臻妙境。高景逸

主靜工夫。最難下手。姑爲學者設方便法。且教之靜坐。日用間除應事接物外。苟有餘刻。且靜坐。坐間本無一切事。卽以無事付之。卽無一切事。亦無一切心。無心之心。正是本心。瞥起則放下。沾滯則掃除。只與之常惺惺可也。此時伎倆。不合眼。不掩耳。不跌跏。不數息。不參話頭。只在尋常日用中。有時倦則起。有時感則應。行住坐臥。都在靜觀。食息起居。都作靜會。昔人所謂勿忘勿助間。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真消息也。故程子每見人靜坐。便嘆其善學。善學云者。只此是求放心親切工夫。從此入門。卽從此究竟。非徒小小方便而已。會得時。立地聖域。不會得時。終身只是狂馳了。更無別法可入。不會靜坐。且學坐而已。學坐不成。更論恁學。坐如尸。坐時習。學者且從整齊嚴肅入。漸進於自然。詩云。相在爾室。尙不愧於屋漏。又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劉蕺山

啓超謹案。右所鈔者。靜坐說也。靜坐不足以盡主靜之功。而主靜之功。必從靜坐入手。故先儒皆以此爲方便法門。吾輩日纏縛於外境。此心憧擾。無一刻暇適。苟非有靜坐以藥之。則日爲軀殼之奴隸而已。吾每自驗。苟一日缺靜坐。則神氣便昏濁許多。吾昔在美。人事繁雜。無士大夫之相與講學。又無餘晷以親典籍。則惟於每來復日。一詣景教之禮拜堂。吾志不在聽其說法。而此一兩點鐘內。翛然若得安心立命之地。因益歎此境之萬不可以無也。俗子每曰。今日事變亟矣。吾輩所宜爲者多矣。烏能以此有用之日力。置諸無用之地。是不然。

天下固有無用之用。虛空至無用也。而一室之中。若無虛空。則不能轉旋。睡眠至無用也。然一日之中。若無睡眠。則不能強健。然則無用與有用。其猶水火之相濟也。況吾輩卽不靜坐。而此一日十二時中。豈竟無一刻消費於他種無用之業者。與其消費於他種。則曷若靜坐。爲彼說者。直自文耳。竊以爲中年之人。已入世者。鎮日憧擾於塵網中。則每日必割出一點鐘。或兩點鐘。爲靜坐之時刻。以養其元神。若夫青年正在學校者。每日講堂上端坐之時刻。既多。於衛生上不宜復久坐。以滯血脈。則每日必當有一點鐘。或兩點鐘。不攜伴侶。獨自一人散步公園。或其他空曠之地。而此散步時。必寧靜其思慮。與靜坐同一用功夫。如是然後身心乃有所安頓也。大約每日中。有一兩點鐘之收斂。則其清明之氣。可以穀一日受用矣。每日睡眠七八時。以息其躬。每日靜坐一二時。以息其心。人道之要也。至於靜坐之法。或數息。或視鼻端白。或參話頭。凡此皆緣初學靜時。腔子裏意馬心猿。驟難踰伏。故有所寄焉。而助之以自制。叢山謂不必爾爾。此爲工夫稍熟者言也。若初學時。則此亦不可廢耳。曾文正李文忠。每日在軍中。必作端楷百字。格蘭斯頓。每日必伐木。或立通衢。數馬車來往之數。凡此皆有所寄而助以自制也。皆數息參話頭之類也。

問每日暇時。略靜坐以養心。但覺意自然紛起。要靜越不靜。曰。程子謂心自是活底事物。如何窒定。教他不想。只是不可胡亂思。才著個要靜底意思。便添了多少思慮。且不要恁地拘迫他。自有寧息時。或問延平先生靜坐之說如何。曰。這事難說。靜坐便理會道理。自不妨。只是專要靜坐。則不可。理會得道理明透。自然是靜。今人都是討靜坐以省事。則不可。蓋心下熱鬧。如何看得出道理。須是靜方看得出。所謂靜坐。只是打疊心下無事耳。朱晦翁思慮萬起萬滅。如之何。曰。此是本體不純。故發用多雜。功夫只在主一。但覺思慮不齊。便截之使齊。立得個主宰。

卻於雜思慮中先除邪思慮。以次除閑思慮。推勘到底。直與斬絕。不得放過。魏莊渠

問先生教某靜坐。坐時愈覺妄念紛擾。奈何。曰。待他供狀自招也好。不然。且無從見矣。此有根株在。如何一一去

得。不靜坐他何嘗無。只是不自覺耳。劉戡山

問人之思慮。有正有邪。若是大段邪僻之思。都容易制。惟是許多無頭面不緊要底思慮。不知何以制之。曰。此亦無他。只是覺得不當思量底。則莫要思量。便從覺下做工夫。久久純熟。自然無此等思慮矣。譬如人坐不定者。兩脚常要行。但纔要行時。便自省覺不要行。久久純熟。亦自然不要行而坐得定矣。前輩有欲澄治思慮者。於坐處置兩器。每起一善念。則投一粒白豆於器中。每起一惡念。則投一粒黑豆於器中。初時黑豆多白豆少。後來白豆多黑豆少。到後來遂不復有黑豆。最後則雖白豆亦無之矣。然此只是個死法。若加以讀書窮理工夫。則去那不正底思慮。何難之有。又如人喜做不緊要事。如寫字作詩之屬。初時念念要做。更遏禁不得。若能將聖賢言語來玩味。見得義理分曉。則漸漸覺得此重彼輕。久久不知不覺。自然剝落消隕去。何必橫生一念。要得別尋一捷徑。盡去了意見。然後能如此。此皆是不耐煩去修治他一個身心了。作此見解。朱晦翁

凡習心混得去。皆緣日間太順適。未有操持。如舵工相似。終日看舵。便不至瞌睡。到得習熟。即身即舵。無有兩件。凡人學問真處。決定有操持收束。漸至其中。未有受用見成者。羅念菴

靜中如何便計較功效。只管久久見得此心有逐物有不逐物時。却認不逐物時心爲本。日間動作。皆依不逐物之心照應。一逐物便當收回。愈久漸漸成熟。如此功夫。不知用多少日子。方有定貼處。如何一兩日坐後。就要他定貼。動作不差。豈有此理。陽明先生叫人依良知。不是依眼前知解的良知。是此心瞞不過處。即所謂不逐物之

心也。靜中識認他，漸漸有可尋求耳。羅念菴

游思妄想，不必苦事禁遏。大抵人心不能無所用，但用之於學者既專，則一起一倒，都在這裏。何暇及一切游思妄想，卽這裏處不無間斷，忽然走作，吾立刻與之追究去，亦不至大爲擾擾矣。此主客之勢也。劉蕺山

啓超謹案：以上所鈔言靜坐時整理閑思雜念之法也。陸子曰：『人心只愛去泊著事，教他棄事時，如獬豸失了樹，便無住處。』此語真能道著人類普通性質，吾輩試一下靜坐之功，其劈頭最覺得苦者，必此一事也。實則如叢山所謂不靜坐時何嘗無，特不自覺耳。譬如黴菌之病，在新醫學未發明以前，何嘗無，特不覺耳。不覺而不治之，危險更甚，覺得時雖治之甚難，然可治之機在此矣。白沙所謂才覺病便是藥也。初時亦只有用強制之法，隨一念之起而抑壓之，勿令其自由。如魏莊渠所謂截之使齊，朱子所引前輩澄治思慮之死法，是也。然卽欲強制，亦不可無制之之具，與制之之術，則仍莫如致良知一義。朱子所謂便從覺下做工夫，龍溪亦言提醒本體，羣妄自消，念菴所謂終日看舵，便不瞌睡，良知卽舵也。而其得力專在終日看之。吳王夫差常使人於側曰：夫差而忘越人之殺而父乎？則應曰：不敢忘，此提醒之法也。一不提醒則忘，忘則雜念侵之矣。故致良知之教，合下具足也。

啓超又案：亡友譚瀏陽嘗爲人書箴云：『靜觀斷念，動成匠心。靜觀斷念者何也？業識流注，念念相續，惟餘般若，若不能無緣，由此之彼，因牛及馬，如樹分枝，枝又成幹，忽遇崎嶇，中立亭亭，懸旌無薄，是名暫斷。乘此微隙，視其如何復續，若竟不復續，意識斷矣。動成匠心者何也？道絕言思，遇識成境，境無違順，遇心成理，聞歌起舞，見泣生悲，非歌泣之足憑，有爲悲樂之主者也。然則苟變其主，必得立地改觀，所謂三界惟心，卽匠心也。』瀏陽

昔與余同從事治心之學。瀏陽以斷念爲下手方便。謂必枯樹上燦葩。乃爲眞花。必死灰裏發熱。乃爲眞火。故其致力於此也甚苦。晚年猶自言微細雜念。不能肅清。顧其所造深矣。其品格事業之與人以共見者。眞可謂能開枯樹之花。能然死灰之火者也。啓超則謂不必斷念。惟有提醒。苟能提醒。則我自作得主起。雖多念不妨。瀏陽謂基礎不牢。未可恃也。而啓超今者德業日荒。愧死友多矣。若此兩法門者。則學者任取其一。苟實心行之。亦皆可以自得耳。

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中略)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物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苟規規於外誘之除。將見滅於東而生於西也。非惟日之不足。顧其端無窮。不可得而除也。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道。大率患在於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爲爲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爲自然。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照無物之地。是反鑑而索照也。(中略)與其是內而非外。不若內外之兩忘也。兩忘則澄然無事矣。無事則定。定則明。明則尙何應物之爲累哉。程明道定性書○

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不須防檢。不須窮索。若心懈則有防。心苟不懈。何防之有。理有未得。故須窮索。存久自明。安待窮索。程明道識仁篇○

啓超謹案。大程子定性識仁兩篇。宋元明數百年學者。奉之爲金科玉律。其價值殆比四書六經。抑其精粹處。實亦不可誣也。尋常主敬主靜說。一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之義也。程子此篇。一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之義也。此爲已學道之人說法。所謂百尺竿頭。更進一步也。然初學未嘗用功者。讀之恐無所入。今更引

後儒之語以解釋之。

旁午之中。吾御之者。繆轡紛紜。而爲事物所勝。此卽憧憧之思也。從容閒雅。而在事物之上。此卽寂然之漸也。由憧憧而應之。必或至於錯謬。由寂然而應之。必自盡其條理。此卽能寂與不能寂之驗。由一日而百年可知也。一日之間。無動無靜。皆由從容閒雅。進而至於澄然無事。未嘗有厭事之念。卽此乃身心安著處。安著於此。不患明之不足於照矣。漸入細微。久而成熟。卽爲自得。明道不言乎。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謂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存之道。夫必有事者。言乎心之常止於是。勿忘助者。言乎常止之無所增損。未嘗致纖毫之力者。言乎從容閒雅。又若未嘗有所事事。如此而後。可以積久成熟。而入細微。蓋爲學之穀率也。羅念菴

此學日入密處。紛紜繆轡中。自得泰然。不煩照應。不煩照應一語。雙老所極惡聞。却是極用力。全體不相污染。乃有此景。如無爲寇之念。縱百念縱橫。斷不須照應。始無此念。明道不須防檢。不待窮索。未嘗致纖毫之力。意正如此。羅念菴

千古病痛。在入處防閑。到既入後。濯洗縱放。終非根論。周子無欲。程子定性。皆率指此。置身千仞。則坎蛙穴螺。爭競豈特不足以當吾一視。著脚泥淖。得片瓦拳石。皆性命視之。此根論大抵象也。到此識見既別。却犯手入場。皆吾游刃。老叟與羣兒調戲。終不成憂其攪溷。吾心但防閑入處。非有高睨宇宙。狠斷俗情。未可容易承當也。羅念菴

啓超謹案。此念菴引申明道之說也。其謂雖百念縱橫。然爲寇之念。不必防閑而始無。又言老叟與羣兒調戲。必不憂其攪溷。可謂善喻。質言之。則曰。見大者心泰而已。孟子所謂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曲巷婦嫗。可以爭一錢之故。相勃谿。擁巨萬者。卽不爾爾。何也。此淺淺者。誠不足以芥其胸也。學道之士。其視人世。

間一切動心之具亦擁巨萬者之視一錢已耳。故誠有不須防檢不須照應者。念菴又言以身在天地間負荷。卽一切俗情自難染污是其義也。然此造詣正不易到。既擁巨萬自不爭一錢。然何以能擁巨萬。則其致之也必有道。非飽食而嬉。天雨之金也。心既純熟。外物自不能動。然心何以能熟。則其養之也必有事。非撫捨口頭禪。遂能自得也。故程子之語爲已學道者描寫其氣象。非爲始學道者示之法程也。

靜坐之法不用一毫安排。只平平常常默然靜去。此平常二字不可容易看過。卽性體也。以其清淨不容一物。故謂之平常。畫前之易如此。人生而靜以上如此。喜怒哀樂未發如此。乃天理之自然。須在人各各自體貼出。方是自得。靜中妄念強除不得。真體既顯。妄念自息。昏氣亦強除不得。妄念既淨。昏氣自清。只體認本性原來本色。還他湛然而已。大抵著一毫意不得。著一毫見不得。纔添一念便失本色。由靜而動亦只平平常常。湛然動去。靜時與動時一色。動時與靜時一色。所以一色者。只是一個平常也。故曰無動無靜。學者不過借靜坐中認此無動無靜之體云爾。靜中得力。方是動中真得力。動中得力。方是靜中真得力。所謂敬者此也。所謂仁者此也。所謂誠者此也。是復性之道也。前靜坐說觀之猶未備也。夫靜坐之法。入門者藉以涵養。初學者藉以入門。彼夫初入之心。妄念膠結。何從而見平常之體乎。平常則散漫去矣。故必收斂身心以主於一。一卽平常之體也。主則有意存焉。此意亦非著意。蓋心中無事之謂一。著意則非一也。不著意而謂之意者。但從衣冠瞻視間。整齊嚴肅。則心自一。漸久漸熟。平常矣。故主一之學。成始成終者也。高景逸

來諭謂此心之中無欲卽靜。遇事時不覺交戰。便是得力。所言甚善。尙有不得不論者。蓋無欲卽靜。與周子圖說內自註無欲故靜之說亦略相似。其謂遇事時不覺交戰。便是得力。亦謂心中有主。不爲事物所勝云耳。然嘗聞

之程子曰。爲學不可不知用力處。既學不可不知得力處。周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寡之又寡。以至於無。正不在得力而在於知所以用力。不在無欲而在寡欲耳。學必寡欲而後無欲。知用力而後知得力。此其工夫漸次。有不可躐而進者。若執事所用。恐不免失之太早。如貧人說富。如學子論大賢功效。體當自家終無受用時也。僕之所謂主靜者。正在寡欲。正在求所以用力處。亦不過求之於心。體之於心。驗之於心。蓋心爲事勝。與物交戰。皆欲爲之累。僕之所謂主靜者。正以尋欲所從生之根而拔去之。如逐賊者。必求賊所潛入之處而驅逐之也。是故善學者。莫善於求靜。能求靜然後氣得休息。而良知發見。凡其思慮之煩雜。私欲之隱藏。自能覺察。自能拔去。是故無欲者。本然之體也。寡欲者。學問之要也。求靜者。寡欲之方也。戒懼者。求靜之功也。知用力而後得力處。可得而言。無欲真體。常存常見矣。黃致齋宗明

啓超謹案。景逸靜坐說前條。亦引申明道之說。其後條則示下手之方。而歸於整齊嚴肅。則又曾文正靜從敬出之意也。黃致齋則以省察克治爲存養之工夫矣。

今雖說主靜。然亦非棄事物以求靜。既爲人。自然用事。君親交朋友。處妻子御僮僕。不成捐業了。只閉門靜坐。事物之來。且曰。候我存養。又不可只茫茫隨他事物中走。二者須有個思量。倒斷始得。動時也有靜。順理而應。則雖動亦靜也。故曰。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事物之來。若不順理而應。則雖塊然不交於物。以求靜。心亦不能得靜。惟動時能順理。則無事時能靜。靜時能存。則動時得力。須是動時也。做工夫。靜時也。做工夫。兩莫相靠。使工夫無間斷。始得。朱晦翁

啓超謹案。此言主靜之應用也。可以間執排斥道學者之口。

啓超謹案。主觀派之存養說。中國古代道家者流。言之最多。老子所謂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又曰。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復。莊子列子。其言恢詭連犴。不可方物。要之觀之一義盡之。此不待天臺教宗倡。而始有止觀之說也。至儒者則未聞有專提此義爲學鵠者。然大學言心廣體胖。孟子言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此皆以觀而受用者。宋明儒者言觀亦甚多。特未提以爲宗耳。如周子言觀天地生物氣象。二程門下多言觀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皆是也。第觀之法門不一。此其範圍尙狹耳。南海先生昔贈余詩云。『登臺惟見日。握髮似非人。高立金輪頂。飛行銀漢濱。午時伏龍虎。永夜視星辰。碧海如聞淺。乘槎欲問津。』午時伏龍虎。止也。永夜視星辰。觀也。南海先生之學。多得力於觀。亦常以此教學者。吾同學狄平子有句云。繁星如豆人如蟻。獨倚危樓望月明。梁伯雋有句云。甚情緒。向百尺高樓。觀看行人路。吾昔亦有句云。世界無窮願無盡。海天寥廓立多時。皆自寫其心境也。觀之爲用。一曰擴其心境使廣大。二曰濬其智慧使明細。故用之往往有奇效。第非靜亦不能觀。故靜又觀之前提也。今次錄先儒言觀之說。

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渾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癯殘疾。惻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無告者也。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唯肖者也。知化則善述其事。家神則善繼其志。不愧屋漏爲無忝。存心養性爲匪懈。惡旨酒。崇伯子之願。養育英才。穎封人之錫類。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于從而順令者。伯奇也。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女於成也。存吾順事。沒吾甯也。

○張橫渠西銘

學者須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智信皆仁也。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不須防檢。不須窮索。若心懈則有防。心苟不懈。何防之有。理有未得。故須窮索。存久自明。安待窮索。此道與物無對。大不足以明之。天地之用皆我之用。孟子言萬物皆備於我。須反身而誠。乃爲大樂。若反身未誠。則猶是二物有對。以己合彼。終未有之。又安得樂。訂頑意思。案橫渠西銘舊名訂頑乃備言此體。以此意存之。更有何事。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存之道。若存得便。合有得。蓋良知良能。元不喪失。以昔日習心未除。卻須存習此心。久則可奪舊習。此理至約。惟患不能守。既能體之而樂。則亦不患不能守也。程明道識仁篇○

當極靜時。恍然覺吾此心。中虛無物。旁通無窮。有如長空。雲氣流行。無有止極。有如大海。魚龍變化。無有間隔。無內外可指。無動靜可分。上下四方。往古來今。渾成一片。所謂無在而無不在。吾之一身。乃其發竅。固非形質所能限也。是故縱吾之目。而天地不滿於吾視。傾吾之耳。而天地不出於吾聽。冥吾之心。而天地不逃於吾思。古人往矣。其精神所極。即吾之精神。未嘗往也。否則聞其行事。而能憬然憤然矣乎。四海遠矣。其疾痛相關。即吾之疾痛。未嘗遠也。否則聞其患難。而能惻然盡然矣乎。是故感於親而爲親焉。吾無分於親也。有分於吾與親。斯不親矣。感於民而爲仁焉。吾無分於民也。有分於吾與民。斯不仁矣。感於物而爲愛焉。吾無分於物也。有分於吾與物。斯不愛矣。是乃得之於天者固然。如是而後。可以配天也。故曰仁者渾然與物同體。同體也者。謂在我者亦即在物。合吾與物而同爲一體。則前所謂虛寂而能貫通。渾上下四方。往古來今。內外動靜。而一之者也。羅念

啓超謹案。張子西銘。程子識仁。皆宋賢中最精粹最博大之語。而其用力皆在於觀。故程子以識仁名其篇。張子言仁體。亦教人以慧觀而識之也。念菴語。即此兩篇之解釋。苟能常以此爲觀念。則以身在天地間。負荷真

有不期然而然者。譚瀏陽仁學。只是發揮得此義。

莊生云。參萬歲而一成純。言萬歲亦荒遠矣。雖聖人有所不知。而何以參之。乃數千年以內。見聞可及者。天運之變。物理之不齊。升降汚隆。治亂之數。質文風尚之殊。自當參其變而知其常。以立一成純之局。而酌所以自處者。歷乎無窮之險阻。而皆不喪其所依。則不爲世所顛倒。而可與立矣。使我而生乎三代。將何如。使我而生乎漢唐。宋之盛。將何如。使我而生乎秦隋。將何如。使我而生乎南北朝五代。將何如。使我而生乎契丹金元之世。將何如。則我生乎今日。而將何如。豈在彼在此。遂可沈與俱沈。浮與俱浮耶。參之而成純之一審矣。極吾一生數十年之內。使我而爲王侯卿相。將何如。使我而飢寒不能免。將何如。使我而蹈乎刀鋸鼎鑊之下。將何如。使我而名滿天下。功蓋當世。將何如。使我而槁項黃馘。沒沒以死於繩樞甕牖之中。將何如。使我不榮不辱。終天年於閭巷田疇。將何如。豈如此如此。遂可驕可移。可屈耶。參之而成純之一又審矣。王船山

啓超謹案。此亦觀之一種也。其說似甚粗。然用之甚有效。南海先生昔教弟子。常舉此。

靜中細思。古今億萬年。無有窮期。人生其間。數十寒暑。僅須臾耳。大地數萬里。不可紀極。人於其中。寢處游息。晝僅一室耳。夜僅一榻耳。古人書籍。近人著述。浩如煙海。人生目光之所能及者。不過九牛之一毛耳。事變萬端。美名百途。人生才力之所能辦者。不過太倉之一粒耳。知天之長。而吾所歷者短。則遇憂患橫逆之來。當少忍以待其定。知地之大。而吾所居者小。則遇榮利爭奪之境。當退讓以守其雌。知書籍之多。而吾所見者寡。則不敢以一得自喜。而當思擇善而約守之。知事變之多。而吾所辦者少。則不敢以功名自矜。而當思舉賢而共圖之。夫如是。則自私自滿之見。可漸漸蠲除矣。曾滌生

啓超謹案。此亦觀之一種也。讀此知曾文正之所得深矣。

啓超又案。以吾所讀吾先儒之書。其言觀者甚不多。卽有之又大率屬於舊派之哲學。如言陰陽理氣等不適於今之

用。此吾所遺憾也。南海先生常曰。行不可不素其位。思則不妨出其位。出位云者。以吾之思想。超出於吾所立

之地位之界線之外也。此語似有意反對孔子之言。實各明一義。孔子言思不出其位者。謂心不能自主而放也。此言不妨出位者。吾以自力舉而出之。非出焉而不自知也。誠能如是。何出而不可

人之品格所以墮落。其大原因總不外物交物而爲所引。其眼光局局於環繞吾身至短至狹至垢之現境界。

是以憧擾纏縛。不能自進於高明。主觀派者。常舉吾心魂脫離現境界。而游於他境界也。他境界恆河沙數。不

可殫舉。吾隨時任游其一。皆可以自適。此其節目不能悉述也。此法於習靜時行之。較諸數息運氣視鼻端白

參話頭等。其功力尤妙。心有所泊。不至如獼猴失枝。其善一也。不至如死灰槁木。委心思於無用之地。其善二

也。閑思游念。以有所距而不雜起。其善三也。理想日高遠。智慧日進步。其善四也。故吾謂與其靜而斷念。毋寧

靜而善觀。但所謂觀者。必須收放由我。乃爲真觀耳。

人各有抵死不能變之偏質。慣發不自由之熟病。要在有痛恨之志。密時檢之功。總來不如沉潛涵養。病根久自

消磨。然涵養中須防一件。久久收斂衰歇之意多。發強之意少。視天下無一可爲之事。無一可惡之惡。德量日以

寬洪。志節日以摧折。沒有這個。便是聖賢涵養。著了這個。便是釋道涵養。呂心

啓超謹案。此言存養之流弊。所謂假道學者流。如許衡李光地湯斌輩。往往如此。然此輩則其初於辨術之功。

先自錯了。本既撥。枝葉遂無所附。非涵養之過也。若云以涵養太甚。因收斂而致衰歇者。此在宋明時賢或有

之。今者學絕道喪之餘。必無憂此種賢智之過也。

省克第五

存養者積極的學問也。克治者消極的學問也。克治與省察相緣。非省察無所施其克治。不克治又何取於省察。既能存養以立其大。其枝節則隨時點檢而改善之。則緝熙光明矣。述省克第五。

損。君子以懲忿窒欲。易

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易

彊弗友剛克。變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書

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書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論語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

內省不疚。無惡於志。

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過則勿憚改。

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小人之過也必文。

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難矣。

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備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以下孟子

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

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

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

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

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焉。人皆見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今之

君子。豈徒順之。又從爲之辭。

心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大學

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後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大學

啓超謹案。以上錄六經四書語關於省克者。略舉一二耳。

人之性惡也。其善者僞也。揚倬注云。僞爲也。矯也。矯其本性也。凡非天性而人今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順是案首

也。故爭奪生而辭讓亡焉。生而有疾惡焉。順是故賤賊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焉。順是故淫

亂生而禮義文理亡焉。然則從人之性。順人之情。必出於爭奪。合於犯分亂理。而歸於暴。(中略)故枸木必將待

櫟括。烝矯然後直。鈍金必將待礪厲然後利。今人之性惡。必將待師法然後正。得禮義然後治。荀子

啓超謹案。孟子言性善。故其功專在擴充。擴充者。涵養之厲也。積極的也。荀子言性惡。故其功專在矯正。矯正者。克治之厲也。消極的也。蓋其學說有根本之異點。而枝葉自隨之而異。啓超謂皆是也。孔子言性相近。習相遠。以佛語解釋之。則人性本有真如。與無明之二原子。自無始以來。即便相緣。真如可以熏習無明。無明亦可以熏習真如。孟子專認其真如者爲性。故曰善。荀子專認其無明者爲性。故曰惡。荀子不知有真如。固云陋矣。而孟子於人之有不善者。則曰非天之降才爾殊。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以惡因專屬後天所自造。而非先天所含有。夫惡因由自造。固也。然造之也。非自一人。非自一時。如佛說一切衆生。自無始來。即以種種因緣。造成此器世間。即社會此器世間。實爲彼「無明」所集合之結晶體。生於其間者。無論何種人。已不能純然保持其「真如」之本性。而無所窺雜矣。抑勿論器世間之遼廣也。即如人之生也。必寄身於一國家。以近世西哲所倡民族心理學。則凡一民族。必有其民族之特性。其積致之也。以數千百年。雖有賢智。而往往不能自拔。此其惡因非可以我一人自當之也。又不徒一民族爲然也。以達爾文派生物學之所發明。則一切衆生。於承受其全社會公共之遺傳性外。又各各承受其父若祖之特別遺傳性。凡此皆受之於住胎時。而非出胎後所能與也。是皆習也。而幾於性矣。故器世間之習一也。民族全體之習二也。一民族中又有支族。一支族中又有小支。方有一地方之特性。又同一民族。或移植他國。因地理上之影響。而發揮出一種新特性。與所居國之特性既異。與母國之特性又異。如是者。說不能盡。血統遺傳之習三也。皆習也。然習之於受生以前。幾於性矣。若乃出胎之後。然後復有家庭之習。社會之習。則諸習中一小部分耳。孟子所謂陷溺其心者。實指此。然既有前此種種深固之習。頑然成爲第二之天性。而猶謂其降才無殊。不可得也。宋明儒者。孟氏之忠僕也。然已不得不遷延其說。謂有義理之性。有氣質之性。義理之性。即真如。氣質之性。即無明。所爭者。不過區區名

號問耳。今吾之贅論及此也。非欲爲我國哲學史上增一重公案也。蓋孟荀二子示學者以學道法門。各以其性論爲根據地。由孟子之說。則惟事擴充。由荀子之說。則必須矯變。孟子之道順。而荀子之道逆。順故易。逆故難。雖然。進化公例。必以人治與天行戰。自古然矣。放而任之。而曰足以復吾真。烏見其可。天演派學者。所以重「人爲淘汰」也。吾輩生此社會。稍有志者。未或不欲爲社會有所盡力。而成就每不如其所期。皆由吾氣質中。莫不各有其缺點。而此缺點。卽爲吾種種失敗之原。古哲有言。善蕃息馬者。去其害馬者焉耳。不能於此痛下工夫。而欲成偉大之人格。非所聞也。雖然。此事也。言之似易。行之甚難。良以其所謂陷溺者。其根株甚遠。且深。自器世間全體之習氣。民族全體之習氣。乃至血統上遺傳之習氣。蟠結充塞於眇躬者。既久而有生以後。復有現社會種種不良之感化力。從而熏之。使日滋長。其鎔鑄而磨刮之。不得不專恃自力。斯乃所以難也。難矣。而非此不足以自成自淑。斯乃所以益不可以已也。孔子曰。或勉強而行之。董子曰。勉強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勉強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劉蕺山亦云。心貴樂而行惟苦。千古大聖賢大豪傑。無不從苦中打出來。所謂勉強也。所謂苦也。惟此一事而已。惟此一事而已。

凡日用間。知此一病而欲去之。則卽此欲去之心。便是能去之藥。但當堅守。常自警覺。朱晦翁

大抵學問須是警省。今說求放心。吾輩卻要心主宰得定。方賴此做事業。中庸說致廣大極高明。此心本如此廣大。但爲物欲隔塞。故其廣大有虧。本是高明。但爲物欲係累。故於高明有蔽。若能常自省察警覺。則高明廣大者。常自若也。當更看有何病痛。知有此病。必去其病。此便是療之之藥。如覺言語多。便用簡默。意思疏闊。更加細密。覺得輕浮淺易。便須深沈厚重。工夫只在喚醒上。朱晦翁

凡人心不存則亡。而無不存不亡之時。故一息之頃。不加提省之功。則淪亡而不自覺。天下之事。不是則非。而無不是不非之處。故一事之微。不加精察之功。則陷於惡而不自知。朱晦翁

一日間。試看此心。幾箇時在內。幾箇時在外。小說中載趙公以黑白豆記善惡念之起。此是古人做工夫處。如此點檢。則自見矣。朱晦翁

涵養本原之功。誠易間斷。然纔覺得間斷。便是相續處。只要常自提撕。分寸積累將去。久之自然接續。打成一片。朱晦翁

應物涉事。步步皆是體驗處。若知其難而悉力反求。則日益精明。若畏其難而日益偷惰。則向來意思。悉冰消瓦解矣。習俗中易得汨沒。須常以格語法言。時時洗滌。然此猶是暫時排遣。要須實下存養克治體察工夫。真知所止。乃有據依。自進進不能已也。呂東萊

日夜痛自點檢。且不暇。豈有工夫點檢他人。責人密。自治疏矣。吳康齋

欲責人須思吾能此事否。苟能之。又思曰。吾學聖賢方能此。安可遽責彼未嘗用功。與用功未深者乎。吳康齋

才覺退。便是進。才覺病。便是藥。陳白沙

習於見聞之久。則事之雖非者。亦莫覺其非矣。薛敬軒

省察是有事時存養。存養是無事時省察。王陽明

變化氣質。居常無所見。惟當利害經變故遭屈辱。平時憤怒者。到此能不憤怒。憂惶失措者。到此能不憂惶失措。始是得力處。亦便是用力處。王陽明

病瘡之人。瘡雖未發。而病根自在。則亦安可以其瘡之未發。而遂忘其服藥調理之功乎。若必待瘡發。然後服藥調理。則既晚矣。王陽明

問戒懼是已所不知時工夫。慎獨是已所獨知時工夫。曰。只是一個工夫。無事時固是獨知。有事時亦是獨知。於此用功。便是端本澄源。便是立誠。若只在人所共知處用功。便是作偽。今若又分戒懼爲已所不知工夫。便支離。既戒懼卽是知己。曰。獨知之地。更無無念時耶。曰。戒懼之念。無時可息。若戒懼之心。稍有不存。不是昏瞶。便已流入惡念。王陽明

某所嘗着力者。以無欲爲主。辨欲之有無。以當下此心微微覺處爲主。此覺處甚微。非志切與氣定。卽不能見。羅念菴

默默自修。真見時刻有不設手處。時刻有不如人處。羅念菴

吾輩無一刻無習氣。但以覺性爲主。時時照察之。則習氣之面目。亦無一刻不自見得。既能時時刻刻見得習氣。則必不爲習氣所奪。王塘南時槐

夫仁者愛人。信者信人。此合內外之道也。於此觀之。不愛人。己不仁可知矣。不信人。己不信可知矣。夫愛人者人恆愛之。信人者人恆信之。此感應之道也。於此觀之。人不愛我。非特人之不仁。己之不仁可知矣。人不信我。非特人之不信。己之不信可知矣。王心齋

陽明在南都時。有私怨陽明者。誣奏極其醜詆。始見頗怒。旋自省曰。此不得放過。掩卷自反。俟其心平氣和。再展看。又怒。又掩卷自反。久之。真如飄風浮靄。略無芥蒂。是後雖有大毀謗大利害。皆不爲動。嘗告學者。君子之學。務

求在己而已。毀譽榮辱之來，非惟不以動其心，且資之以爲切磋砥礪之地。故君子無入而不自得，正以無入而非學也。須是紛紜酬酢之中，常常提醒收拾，久之自有不存之存。潘雪松

人當逆境時，如犯弱症，纔一舉手，便風寒乘虛而入，保護之功最重大，卻最輕微。劉沖

外省不疚，不過無惡於人，內省不疚，纔能無惡於志，無惡於人，到底只做成個鄉原，無惡於志，才是個真君子。馮

墟從

十二時中，看自家一念從何處起，卽檢點不放過，便見功力。錢啓

喜來時一點檢，怒來時一點檢，怠惰時一點檢，放肆時一點檢，此是省察大條款。人到此多想不起，顧不得，一錯

了，便悔不及。若養得定了，便發而中節，無所用此矣。呂心

每日點檢，要見這顏頭自德性上發出，自氣質上發出，自習識上發出，自物欲上發出，如此省察，久久自識得本

來面目。呂心

境遇艱苦時，事物勞攘時，正宜提出主宰，令本體不爲他物所勝。此處功夫，較之平常百倍矣。不然，平常工夫，亦

未到妥貼處。金伯

平居無事，不見可喜，不見可嘆，不見可疑，不見可駭，行則行，住則住，坐則坐，臥則臥，卽衆人與聖人何異。至遇富

貴，鮮不爲之充訓矣。遇貧賤，鮮不爲之隕穫矣。遇造次，鮮不爲之擾亂矣。遇顛沛，鮮不爲之屈撓矣。然則富貴一

關也，貧賤一關也，造次一關也，顛沛一關也。到此直令人肝肺具呈，手足盡露，有非聲音笑貌所能勉強支吾者。

故就源頭上看，必其無終食之間違仁，然後能於富貴貧賤造次顛沛處之如一。就關頭上看，必其能於富貴貧

賤造次顛沛處之如一。然後算得無終食之間違仁耳。顧源

省察二字。正是存養中喫緊工夫。如一念於欲。便就此念體察。體得委是欲。立與消融而後已。劉蕺山

一事也不放過。一時也不放鬆。無事時惺惺不昧。有事時一真自如。不動些子。劉蕺山

日用之間。漫無事事。或出入闈房。或應接賓客。或散步迴廊。或靜窺書冊。或談說無根。或思想過去未來。或料理

藥餌。或揀擇衣飲。或詰童僕。或量米鹽。恁他捱排。莫可適莫。自謂頗無大過。杜門守拙。禍亦無生。及夫時移境改。

一朝患作。追尋來歷。多坐前日無事甲裏。如前日妄起一念。此一念便下種子。前日誤讀一冊。此一冊便成附會。

推此以往。不可勝數。故君子不以閒居而肆惡。不以造次而違仁。劉蕺山

延平教人看喜怒哀樂未發時。作何氣象。此學問第一義工夫。未發時有何氣象可觀。只是查檢自己病痛到極。

微密處。方知時雖未發。而倚著之私。隱隱已伏。纔有倚著。便易橫決。若於此處查考分明。如貫虱車輪。更無躲閃。

則中體恍然在此。而已發之後。不待言矣。此之謂善觀氣象者。劉蕺山

甚矣。事心之難也。閒嘗求之一覺之頃。而得湛然之道心焉。然未可爲據也。俄而恍惚焉。俄而紛紜焉。俄而雜揉

焉。向之湛然覺者。有時而迷矣。請以覺覺之。於是喚醒法。朱子所謂略綽提撕是也。然已不勝其勞矣。必也求之

本覺乎。本覺之覺。無所緣而覺。無所起而自覺。要之不離獨位者。近是。故曰闡然而日章。闡則通微。通微則達性。

達性則誠。誠則真。真則常。故君子慎獨。由知覺有心之名。心本不諱言覺。但一忌莽蕩。一忌僮侗。僮侗則無體。莽

蕩則無一。斯二者皆求覺於覺。而未嘗好學以誠之。容有或失之似者。仍歸之不覺而已。學以明理而去其蔽。則

體物不遺物各付物。物物得所。有何二者之病。故曰好智不好學。其蔽也賊。劉蕺山

凡事之須逐日檢點者。一日姑待。後來補救則難矣。況進德修業之事乎。曾滌生

每日臨睡。須默數本日勞力者幾件。勞心者幾件。曾滌生

啓超謹案。以上所鈔。皆先儒言省察之說。略區分之。當爲二種。一曰普通的省察法。二曰特別的省察法。普通的省察中。復分爲二種。一曰根本的省察法。二曰枝葉的省察法。枝葉的省察法。復分二種。一曰隨時省察法。二曰定期省察法。普通的省察法者。居日用時。外境界未嘗有何等之變象。以櫻吾心。而綿綿密密。以用省察之功是也。於其時根本的省察與枝葉的省察。當並用。根本的省察者。羅念菴所謂以此心微微覺處爲主。王塘南所謂以覺性照察習氣是也。此正是致良知之作用。恃源以往。則邪感自無從櫻。其以視頭痛灸頭脚痛灸脚者。事半功倍矣。然工夫未純。難保頭脚之無痛時也。既痛則又不可不灸之。則枝葉的省察。其亦烏可已。枝葉的省察者。每一動念。一發言。一應事。皆必以良知一自鏡之。其有爲良知所不許者。卽立予銷除。是也。而其功以省及動念爲最真。是曰隨時省察法。既隨時致力矣。而每日復於入燕息之時。或其他時。指定數大節目。而省察之。或統計本日之竟念云爲而省察之。是名定期省察法。曾子所謂三省。朱子所謂計此心幾箇時。在內幾箇時。在外。曾文正所謂數本日勞力者幾件。勞心者幾件。卽此法也。景教教規。每臨睡必祈禱。禱時。以一日言語行事。告諸上帝。亦是此意。吾嘗謂景教之有裨於德育。無過祈禱。蓋謂是也。特別的省察法者。外境界忽有異動。驟加吾以偉碩之刺戟力。無論爲可喜可懼可怒可悲。凡此現象。皆足以驟移吾之定力。平日存養之功。至此往往忽掃地以盡。能從此處捱得過去。則不徒可以適道。而更可以立矣。苟能省察。則多受一次刺戟。多增一分能力。諺所謂吃一塹長一智也。若其不能。則能力之遞減。亦適成反比例。此等境界。每日

不能多逢，苟其遇之，則是天贊我。予我以一鍊心最適之學校，我輩所宜深謝而祇受者也。即當趁勢下火鐵工夫，其機一逸，欲追難矣。如勇士赴敵，勝敗間不容髮也。故善學者於特別的省察法，最不肯放過。

啓超又案：竊嘗以治國譬治心，良知其猶憲法也。奉之爲萬事之標準，毋得有違，大本立矣。存養工夫，則猶官吏人民各盡其義務以擁護憲法也。省察工夫，則猶警察也。居常無事，置警察以維持治安，稍遇有違憲舉動者，則糾正之。此普通的省察也。或一時一地，遇有大故，則益增加警察，厚集其力以爲坊。此特別的省察也。克治工夫，則刑事也。違憲舉動爲警察所發見者，則懲艾之，必不使其容留以爲社會蠹。其有微過隱惡，搜之必盡。其猶繁難之案用偵探也。知此義也，可以清心矣。

學至氣質變方是有功。

程明道

仁者先難而後獲，先難克己也。

程明道

舍己從人，最爲難事。己者我之所有，雖痛舍之，猶懼守己者固，而從人者輕也。

程明道

程伯子少好獵，既見周茂叔，自謂已無此好矣。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未發耳。後十二年，偶自外暮歸，途中見獵者，不覺心喜，乃知前此果未也。

治怒爲難，治懼亦難。克己可以治怒，明理可以治懼。

程伊川

只爲病根不去，隨所居所接而長，人須一事事消了病，則常勝，故須克己。

張橫渠

知得如此是病，却便不如此是藥。

朱晦翁

人固有終身爲善而自欺者，不特外面，有心中欲爲善而常有箇不肯底意思，便是自欺也。須打疊得盡。

朱晦翁

人必從克己上做工夫。方知自朝至暮。自頂至踵。無非過失。而改過之爲難。所以言欲寡過而未能。呂東萊

人所以陷於小人者。多因要實前言。實前言最是入小人之徑路。呂東萊

凡爲學最當於矯揉氣質上做工夫。如懦者當強。急者當緩。視其偏而用力。呂東萊

人之病痛。不知則已知。而克治不勇。使其勢日甚。可乎哉。志之不立。古人之深戒也。吳康齋

二十年治一怒字。尙未銷磨得盡。以是知克己最難。薛敬軒

人心皆有所安。有所不安。安者義理也。不安者人欲也。然私意勝不能自克。則以不安者爲安矣。薛敬軒

須是盡去舊習。從新做起。張子曰。濯去舊見。以來新意。余在辰州府五更。忽念己德。所以不大進者。正爲舊習纏

繞。未能掉脫。故爲善而善未純。去惡而惡未盡。自今當一刮舊習。一言一行。求合於道。否則匪人矣。薛敬軒

問。慎獨工夫。曰。此只在於心上做。如心有偏處。如好欲處。如好勝處。但凡念慮不在天理處。人不能知而已。所獨

知。此處當要知謹。自省即便克去。若從此漸漸積累。至於極處。自能勃然上進。雖博厚高明。皆是此積。呂溼野栢

問。欲根在心。何法可以一時拔得去。先生曰。這也難說。一時要拔去得。須要積久工夫。才得就。且聖如孔子。猶且

十五志學。必至三十方能立。前此不免小出入。時有之。學者今日且於一言一行差處。心中即便檢制。不可復使

這等。如或他日又有一言一行差處。心中即便如是檢制。此等處人皆不知。已獨知之。檢制不復萌。便是慎獨

工夫。積久熟後。動靜自與理俱。而人欲不覺自消。欲以一時一念的工夫。望病根全去。却難也。呂溼野

聖學工夫。只在無隱上。就可做得。學者但於己身有是不是處。就說出來。無所隱匿。使吾心事常如青天白日。纔

好。不然。久之積下種子。便陷於有心了。故司馬溫公謂平生無不可對人說得的言語。就是到建諸天地。不悖質。

之鬼神無疑也都從這裏起。

呂涇野

黃惟因問白沙在山中十年作何事。先生曰：用功不必山林市朝也。做得昔終南僧用功三十年，儘禪定也有。僧曰：汝習靜久矣，同去長安柳街一行。及到，見了妖麗之物，粉白黛綠，心遂動了。一旦廢了前三十年工夫，可見亦要於繁華波蕩中學。故於動處用功。佛家謂之消磨，吾儒謂之克治。呂涇野

聖人之心，纖翳自無所容，自不消磨刮。若常人之心，如斑垢駁雜之鏡，須痛加刮磨一番，盡去其駁蝕，然後纖塵即見，纔拂便去，亦自不消費力。到此已是識得仁體矣。若駁雜未去，其間固亦有一點明處，塵埃之落，固亦見得，亦纔拂便去。至於堆積於駁蝕之上，終弗之能見也。此學利困勉之所由異。幸弗以爲煩難而疑之也。凡人情好易而惡難，其間亦自有私意氣習纏蔽在，識破後，自然不見其難矣。王陽明

必欲此心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此作聖之功也。必欲此心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非防於未萌之先，而克於方萌之際，不能也。防於未萌之先，而克於方萌之際，此正中庸戒慎恐懼大學致知格物之功，舍此之外，無別功矣。王陽明

凡人言語正到快意時，便截然能忍默得；意氣正到發揚時，便翕然能收斂得；憤怒嗜欲正到騰沸時，便廓然能消化得。此非天下之大勇不能也。然見得良知親切時，其工夫又自不難。王陽明

澄於中字之義，尙未明。曰：此須自心體認出來，非言語所能喻。中只是天理。曰：天理何以謂之中？曰：無所偏倚。曰：無所偏倚，何等氣象？曰：如明鏡全體瑩徹，無纖塵點染。曰：當其已發，或着在好色好利好名上，方見偏倚。若未發時，何以知其有所偏倚？曰：平日美色名利之心，原未嘗無病根不除，則暫時潛伏，偏倚仍在。須是平日私心蕩除。

潔淨廓然純乎天理方可謂中。王陽明

問知行合一。曰此須識我立言宗旨。今人學問只因知行分作兩件。故有一念發動雖是不善。然却未曾行。便不去禁止。我今說個知行合一。正要人曉得一念發動處。便即是行了。發動處有不善。就將這不善的念克倒了。須要徹根徹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潛伏在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王陽明

人有過多於過上用功。就是補甑。其流必歸於文過。王陽明

諸君工夫最不可助長。上智絕少。學者無超入聖人之理。一起一伏。一進一退。自是工夫節次。不可以我前日曾用工夫。今却不濟。便要矯強做出一個沒破綻的模樣。這便是助長。連前些子工夫都壞了。只要常常懷個遁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之心。依此良知。忍耐做去。不管毀譽榮辱。久久自然有得力處。王陽明

問知至然後可以言意誠。今天理人欲知之未盡。如何用得克己工夫。曰人若真實切己用工不已。則於此心天理之精微。日見一日。私欲之細微。亦日見一日。若不用克己工夫。天理私欲終不自見。如走路一般。走得一段。方認得一段。走到歧路處。有疑便問。問了又走。方纔能到。今於已知之天理不肯存。已知之人欲不肯去。只管愁不能盡知。問講何益。且待克得自己無私可克。方愁不能盡知。亦未遲在。王陽明

予始學於先生。惟循跡而行。久而大疑且駭。然不敢遽非。必反而思之。思之稍通。復驗之身心。既乃恍若有見。已而大悟。不知手之舞足之蹈。曰此道體也。此心也。此學也。人性本善也。而邪惡者客感也。感之在於一念。去之在於一念。無難事。無多術。且自恃稟性柔。未能爲大惡。則以爲如是。可以終身矣。而坦坦然而蕩蕩然樂也。孰知久則私與憂復作也。通世之痼疾有二。文字也。功名也。予始以爲姑毋攻焉。不以累於心可矣。絕之無之。不已甚乎。

孰知二者之賊。素奪其宮。姑之云者。是假之也。是故必絕之無之。而後可以進於道。否則終不免於虛見。且自誣也。徐橫山

人要爲惡。只可言自欺。良知本來無惡。錢緒山

學者初入手時。良知不能無間斷。善惡念頭。雜發難制。或防之於未發之前。或制之於臨發之際。或悔改於既發之後。皆實功也。錢緒山

學者功夫。不得伶俐直截。只爲一虞字作祟耳。良知是非從違。何嘗不明。但不能一時決斷。如自虞度曰。此或無害於理否。或可苟同於俗否。或可欺人於不知否。或可因循一時以圖遷改否。只此一虞。便是致吝之端。錢緒山

吾人一生學問。只在改過。須常立於無過之地。不覺有過。方是改過真工夫。所謂復者。復於無過者也。王龍谿

忿不止於憤怒。凡嫉妒褊淺。不能容物。念中悻悻。一些子放不過。皆忿也。忿不止於淫邪。凡染溺蔽累。念中轉轉貪戀。不肯舍却。皆慾也。懲窒之功。有難易。有在事上用功者。有在念上用功者。有在心上用功者。事上是遏於已然。念上是制於將然。心上是防於未然。懲心忿。窒心慾。方是本原易簡功夫。在意與事上。遏制雖極力掃除。終無

清廓之期。王龍谿

凡人所爲不善。本體之靈。自然能覺。覺而少有容留。便屬自欺。乃於人所見聞處。拚不善而著其善。雖點檢於言行之間。一一合度。不遐有愆。亦屬作僞。皆爲自蔽其知也。季彭山本

人之爲小人。豈其性哉。其初亦起於乍弄機智。漸習漸熟。至流於惡而不自知。徐魯源

大抵功夫未下手。卽不知自己何病。又事未涉境。卽病亦未甚害事。稍涉人事。乃知爲病。又未知去病之方。蓋方

任已便。欲回互。有回互。則病乃是痛心處。豈肯割去。譬之浮躁起於快意。有快意爲之根。則浮躁之標末自現。欲去標末。當去其根。其根爲吾之所回互。安能克哉。此其所以難也。羅念菴

吾人當自立身放在天地間公共地步。一毫私已著不得。方是立志。只爲平日有慣習處。軟熟滑瀾。易於因仍。今當一切斬然。只是不容放過。時時刻刻。須此物出頭作主。更無纖微舊習在身。方是功夫。方是立命。羅念菴

學須靜中入手。然亦未可偏向此中躲閃過。凡難處與不欲之念。皆須察問從何來。若此間有承當不起。便是畏火之金。必是銅鉛錫鐵攪和。不得回互姑容。任其暫時云爾也。除此無下手誅責處。平日却只是陪奉一種清閒自在。終非有根之樹。冒雪披風。幹柯折矣。羅念菴

處處從小利害克治。便是克已實事。便是處生死成敗之根。羅念菴

其已發。或着在好色好利好名上。方見偏倚。若未發時。何以知其所偏倚。曰平日美色名利之心。原未嘗無。病根不除。則暫時潛伏。偏倚仍在。須是平日私心蕩除潔淨。廓然純乎天理。方可謂中。王陽明

問知行合一。曰此須識我立言宗旨。今人學問。只因知行分作兩件。故有一念發動。雖是不善。然却未曾行。便不去禁止。我今說個知行合一。正要人曉得一念發動處。便即是行了。發動處有不善。就將這不善的念克倒了。須要徹根徹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潛伏在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王陽明

人有過多於過上用功。就是補甑。其流必歸於文過。王陽明

諸君工夫最不可助長。上智絕少。學者無超入聖人之理。一起一伏。一進一退。自是工夫節次。不可以我前日曾用工夫。今却不濟。便要矯強做出一個沒破綻的模樣。這便是助長。連前些日子工夫都壞了。只要常常懷個遁世

無悶不見是而無悶之心。依此良知，忍耐做去，不管毀譽榮辱，久久自然有得力處。王陽明

問知至然後可以言意誠。今天理人欲知之未盡，如何用得克己工夫？曰：人若真實切己用工不已，則於此心天理之精微，日見一日，私欲之細微，亦日見一日。若不用克己工夫，天理私欲終不自見。如走路一般，走得一段，方認得一段，走到歧路處，有疑便問，問了又走，方纔能到。今於已知之天理不肯存，已知之人欲不肯去，只管愁不能盡知，則講何益？且待克得自己無私可克，方愁不能盡知，亦未遲在。王陽明

予始學於先生，惟循跡而行，久而大疑且駭，然不敢遽非，必反而思之。思之稍通，復驗之身心，既乃恍若有見，已而大悟，不知手之舞足之蹈，曰：此道體也。此心也。此學也。人性本善也，而邪惡者客感也。感之在於一念，去之在於一念，無難事，無多術，且自恃稟性柔，未能為大惡，則以為如是，可以終身矣。而坦坦然而蕩蕩然樂也。孰知久則私與愛復作也。通世之痼疾有二，文字也，功名也。予始以為姑毋攻焉，不以累於心可矣。絕之無之，不已甚乎？孰知二者之賊，素奪其宮，姑之云者，是假之也。是故必絕之無之，而後可以進於道，否則終不免於虛見。且自誣也。徐橫山愛

人要為惡，只可言自欺，良知本來無惡。錢緒山

學者初入手時，良知不能無間斷，善惡念頭，雜發難制，或防之於未發之前，或制之於臨發之際，或悔改於既發之後，皆實功也。錢緒山

學者功夫，不得伶俐直截，只為一虞字作祟耳。良知是非從違，何嘗不明，但不能一時決斷，如自處度曰：此或無害於理否，或可苟同於俗否，或可欺人於不知否，或可因循一時以圖遷改否，只此一虞，便是致吝之端。錢緒山

吾人一生學問。只在改過。須常立於無過之地。不覺有過。方是改過真工夫。所謂復者。復於無過者也。王龍谿

忿不止於憤怒。凡嫉妒褊淺。不能容物。念中悻悻。一些子放不過。皆忿也。忿不止於淫邪。凡染溺蔽累。念中轉轉。貪戀不肯舍却。皆慾也。懲窒之功。有難易。有在事上用功者。有在念上用功者。事上是過於已然。念上是制於將然。心上是防於未然。懲心忿。窒心慾。方是本原易簡功夫。在意與事上。過制雖極力掃除。終無

清廓之期。王龍谿

凡人所爲不善。本體之靈。自然能覺。覺而少有容留。便屬自欺。乃於人所見聞處。揜不善而著其善。雖點檢於言行之間。一一合度。不遐有愆。亦屬作僞。皆爲自蔽其知也。季彭山本

人之爲小人。豈其性哉。其初亦起於乍弄機智。漸習漸熟。至流於惡而不自知。徐魯源

大抵功夫未下手。卽不知自己何病。又事未涉境。卽病亦未甚。害事稍涉人事。乃知爲病。又未知去病之方。蓋方任已便。欲回互。有回互。則病乃是痛心處。豈肯割去。譬之浮躁起於快意。有快意爲之根。則浮躁之標末自現。欲去標末。當去其根。其根爲吾之所回互。安能克哉。此其所以難也。羅念菴

吾人當自立身放在天地間公共地步。一毫私已著不得。方是立志。只爲平日有慣習處。軟熟滑溜。易於因仍。今當一切斬然。只是不容放過。時時刻刻。須此物出頭作主。更無纖微舊習在身。方是功夫。方是立命。羅念菴

學須靜中入手。然亦未可偏向此中躲閃過。凡難處與不欲之念。皆須察問從何來。若此間有承當不起。便是畏火之金。必是銅鉛錫鐵攪和。不得回互姑容。任其暫時云爾也。除此無下手誅責處。平日却只是陪奉一種清閒自在。終非有根之樹。冒雪披風。幹柯折矣。羅念菴

處處從小利害克治。便是克己實事。便是處生死成敗之根。羅念菴

遷善改過之功。無事可已。若謂吾性一見病症自知。如太陽一出。魍魎自消。此則玩光景逐影響。欲速功長之爲

害也。須力究而精辨之始可。劉兩峯文敏

功利之習。淪肌浹髓。苟非鞭辟近裏之學。常見無動之過。則一時感發之明。不足以勝隱微澆痼之蔽。故雖高明。率喜頓悟而厭積漸。任超脫而畏檢束。談元妙而鄙淺近。肆然無忌。而猶以爲無可無不可。任情恣意。遂以去病

爲第二義。不知自家身心。尙蕩然無所歸也。劉兩峯

自責自修。學之至要。今人詳於責人。只爲見其有不是處。不知爲子而見父母不是。子職必不共。爲臣而見君上不是。臣識必不盡。他如處兄弟交朋友畜妻子。苟徒見其不是。則自治已疎。動氣作疑。自生障礙。幾何不同歸於

不是哉。有志於爲己者。一切不見人之不是。然後能成就一個自家是。王一菴棟

自生身以來。通髓徹骨。都是習心運用。俗人有俗人之習。學者有學者之習。古今有世習。四方有土習。真與習化。機成天作。每向自己方便中窩頓。凡日用覩記討論。只培溉得此習。中間有新得奇悟。闊趨峻立。總不脫此習上

發基。方且是認從學術起家。誤矣。唐一菴樞

日用之間。念慮初發。或善或惡。或公或私。豈不自知之。知其不當爲而猶爲之者。私欲之心重。而恕己之心昏也。苟能於一起之時。察其爲惡也。則猛省而力去之。去一絲必剛。一善念矣。念念去惡爲善。則意之所發。心之所

存。皆天理。是之謂知行合一。知之非難。而行之爲難。今日聖人之學。致良知而已矣。人人皆聖人也。吾心中自有。一聖人。自能孝。自能弟。而於念慮之微。取舍之際。則未之講。任其意向而爲之。曰是吾之良知也。知行合一者。固

如是乎。

顧若溪
應前

象山先生每令學者戒勝心。最切病痛。鵝湖之辨。勝心又不知不覺發見出來。後來每嘆鵝湖之失。因思天下學者種種病痛。各各自明。只從知見得及工夫未懇到處罅縫中。不知不覺而發。平居既自知發後又能悔。何故正當其時。忽然發露。若用功懇到。雖未渾化。念頭動處。自如紅爐點雪。象山勝心之戒。及發而復悔。學者俱宜細看。庶有得力工夫。蓋象山當時想亦如此用功也。蔡白石
汝楠

習氣用事。從有生來已慣。拂意則怒。順意則喜。志得則揚。志阻則餒。七情交逞。此心何時安寧。須猛力斡轉習氣。勿任自便。機括只在念頭上挽回。假如怒時。覺心爲怒動。卽返觀自性。覓取未怒時景象。須臾性現。怒氣自平。喜時。覺心爲喜動。卽返觀自性。覓取未喜時景象。須臾性現。喜氣自平。七情之發。皆以此制之。雖不如慎之未萌省力。然既到急流中。只得如此挽回。郝楚
望敬

士之處世。須振拔特立。把持得定。方能有爲。見得義理。必直前爲之。不爲利害所怵。不爲流俗所惑可也。如子思辭鼎肉。孟子却齊王之召。剛毅氣象。今可想見。真可爲獨立不懼者。若曰事姑委曲。我心自別。卽自欺也。始或以小善放過。且不可爲。小惡放過。且可爲之。日漸月磨。墮落俗坑。必至變剛爲柔。刻方爲圓。大善或亦不爲。大惡或亦爲之。因循苟且。可賤可恥。卒以惡終而不知矣。此由辯之不早。持之不固也。書以自戒。楊爵
山

磨礱細一番。乃見得一番。前日不認得是過處。今日却認得是過。蔣道
林信

天下難降伏難管攝的。古今人都做得來。不爲難事。惟有降伏管攝自家難。聖賢做工夫。只在這裏。呂心
晉

凡人之爲不善。其初皆不忍也。其後忍不忍半。其後忍之。其後安之。其後樂之。至於樂爲不善。而後良心死矣。呂心

晉

凡人一言過。則終日言皆婉轉。而文此一言之過。一行過。則終日行皆婉轉。而文此一行之過。蓋人情文過之態。如此。幾何而不墮禽獸也。劉戡山

先生傲諸生曰。吾輩習俗既深。平日所爲。皆惡也。非過也。學者只有去惡可言。改過工夫。且用不著。又曰。爲不善。卻自恕爲無害。不知宇宙儘寬。萬物可容。容我一人不得。劉戡山

吾輩偶呈一過。人以爲無傷。不知從此過而勘之。先尙有幾十層。從此過而究之。後尙有幾十層。故過而不已。必惡。謂其出有源。其流無窮也。苟志於仁矣。無惡也。然後有改過工夫可言。劉戡山

學者立身。不可自放一毫出路。劉戡山

問改過先改心過否。曰。心安得有過。心有過。便是惡也。劉戡山

吾人只率初念去。便是。孟子所以言本心也。初念如此。當轉念時。復轉一念。仍與初念合。是非之心仍在也。若轉轉不已。必至遂其私而後已。便不可救藥。劉戡山

纔認已無不是處。愈流愈下。終成凡夫。纔認已有不是處。愈達愈上。便是聖人。劉戡山

心是鑒察官。謂之良知。最有權。觸着便碎。人但隨俗習非。因而行有不慊。此時鑒察。仍是井井。卻已做主不得。鑒察無主。則血氣用事。何所不至。一事不做主。事事不做主。隱隱一竅。托在恍惚間。擁虛器而已。劉戡山

天命流行。物與无妄。人得之以爲心。是爲本心。人心無一妄。而已忽焉有妄。希乎微乎。其不得而端倪乎。是謂微過。獨知主之。有微過。是以有隱過。七情主之。有隱過。是以有顯過。九容主之。有顯過。是以有大過。五倫主之。有大

過是以有叢過。百行主之。總之妄也。譬之木。自本而根而榦而標。水自源而後及于流。盈科而至於放海。故曰。涓涓不息。將成江河。綿綿不絕。將尋斧柯。是以君子貴防之早也。其惟慎獨乎。慎獨則時時知改。俄而授之隱過矣。當念過便從當念改。又授之顯過矣。當身過便從當身改。又授之大過矣。當境過當境改。又授之叢過矣。隨事過隨事改。改之則復於無過。可喜也。不改成過。且得無改乎。總之皆祛妄還真之學。而工夫次第如此。譬之擒賊者。擒之於室甚善。不於室而於堂。不於堂而於外門。於衢於境上。必成擒而後已。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真能慎獨者也。其次則克伐怨欲不行焉。爾巷人之言曰。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獨而顯矣。司馬溫公則云。某平生無甚過人處。但無一事不可對人言者。庶幾免於大過乎。若邢恕之一日三檢點。則叢過對治法也。真能慎獨者。無之非獨。卽邢恕學問。孔子亦用得着。故曰。不爲酒困。不然。則原憲而下。總是個閒居。小人爲不善而已。善學者。須學孔子之學。只於意根上止截一下。便千了百當。若到必固我。已漸成決裂。幸於我處止截得。猶不失爲顏子克己。過此無可商量矣。落一格。粗一格。工夫轉愈難一格。故曰。可以爲難矣。學者須是學孔子之學。劉穀山

人之言曰。有心爲惡。無心爲過。則過容有不及知者。因有不及改。是大不然。夫心不愛過者也。纔有一點過。便屬礙膺之物。必一決之而後快。故人未有有過而不自知者。只不肯自認爲知爾。然則過又安從生。曰。只不肯自認爲知處。其受蔽處良多。以此造過遂多。仍做過不知而已。孟子言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可見人心只是一團靈明。而不能不受暗於過。明處是心。暗處是過。明中有暗。暗中有明。明中之暗卽是過。暗中之明卽是改。手勢如此親切。但常人之心。忽明忽暗。展轉出沒。終不能還得明明之體。不歸薄蝕何疑。君子則以暗中之明。用個致曲工夫。漸次與它恢擴去。在論語則曰。訟過。如兩造當庭。抵死仇對。不至十分明白不已。纔明白便無事。如一事有過。

直勤到事前之心。果是如何。一念有過。直勤到念後之事。更當如何。如此反覆推勘。更無歇閃。雖一塵亦駐足不得。此所謂致曲工夫也。大易則言補過。謂此心一經缺陷。便立刻與之圓滿。那靈明爾。若只是小小補綴。頭痛救頭。脚痛救脚。敗缺難掩。而彌縫日甚。謂之文過而已。雖然。人猶有有過而不自知者。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然則學者虛心遜志。時務察言觀色。以輔所不逮。有不容緩者。劉戡山

憶自辛卯年改號滌生。滌者取滌其舊染之污也。生者取明袁了凡之言。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從後種種。譬如

今日生也。曾滌生

窒慾常念男兒淚。懲忿當思屬纊時。曾滌生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人性本善。自爲氣稟所拘。物欲所蔽。則本性日失。故須學焉。而後復之。失又甚者。須勉強而後復之。喪之哀也。不可以僞爲者也。然衰麻苦塊。覩物而痛。創自至。蹙踊號呼。變節而涕洟隨之。是亦可勉強而致哀也。祭之敬也。不可以僞爲者也。然自盥至薦。將之以盛心。自朝至晡。勝之以強力。是亦可以勉強而致敬也。與人之和也。不可以僞爲者也。然揖讓拜跪。人不得而已。則下之。筐篚豆籩。意不足而文則先之。是亦可以勉強而致和也。凡有血氣。必有爭心。人之好勝。誰不如我。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此強恕之事也。一日強恕。日日強恕。一事強恕。事事強恕。久之則漸近自然。以之修身。則順而安。以之涉世。則諧而祥。孔子之告子貢。仲弓。孟子之言求仁。皆無先於此者。若不能勉強而聽其自至。以頑鈍之質。而希生安之效。見人之氣類與己不合。則隔膜棄置。甚或加以不能堪。不復能勉強自抑。舍己從人。傲惰彰於身。乖戾著於外。鮮不及矣。曾滌生

強毅之氣。決不可無。古語曰。自勝之謂強。曰強制。曰強恕。曰強爲善。皆自勝之義也。如不慣早起。而強之未明。卽起。不慣莊敬。曰強之立尸坐齋。不慣勞苦。而強之與士卒同甘苦。強之勤勞不倦。是卽強也。不慣有恆。而強之貞恆。是卽毅也。曾濬生

魏安釐王問天下之高士於子順。子順以魯仲連對。王曰。魯仲連強作之者。非體自然也。子順曰。人皆作之。作之不止。乃成君子。作之不變。習與體成。則自然也。余觀自古聖賢豪傑。多由彊作而臻絕詣。淮南子曰。功可彊成。名可彊立。中庸曰。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近世論人者。或曰某也。向之所爲不如是。今強作如是。是不可信。沮自新之途。而長偷惰之風。莫大乎此。吾之觀人。亦嘗有因此而失賢才者。追書以志吾過。曾濬生

啓超謹案。以上所鈔。皆先儒言克治之學說也。侯官嚴氏譯赫胥黎之天演論曰。人治有功。在反天行。又曰。人力既施之後。是天行者時。時在在欲毀其成功。務使復還舊觀而後已。倘不能常目存之。則歷久之餘。其成績必歸於烏有。此言也。近世稍涉獵新學者。所誦爲口頭禪也。吾以爲治心治身之道。盡於是矣。先儒示學者以用力最重。克己。己者天行也。克之者人治也。以社會論。苟任天行之肆虐。而不加入治。則必反於野蠻。以人身論。苟任天行之橫流。而不加入治。則必近於禽獸。然人治者。又非一施而遂奏全勝也。彼天行者。有萬鈞之力。日夜壓迫於吾旁。非刻刻如臨大敵。則不足以禦之。左氏傳曰。如二君。故曰克。克也者。甚難之辭也。用功之法。自仍以致良知爲一大頭腦。白沙所謂才覺病便是藥。朱子所謂此欲去之心。便是能去之藥也。然一覺之後。究竟能已此病否。則全視其決心與其勇氣。錢緒山「虞字作崇」一條。最可體驗。其謂「自虞度曰。此或無害於理否。或可苟同於俗否。或可欺人於不知否。或可因循一時以圖遷改否。」此等虞度。往往與省察之功。

因緣而生。吾輩試自勘度。未有一人不犯此者。而因循一時之念。爲毒最甚。孟子月攘一雞。以待來年之譬是也。實由勇氣不足以任之也。於此時也。學者則當自思維曰。此過之必須改與否。且勿論。今日不改。明日能改與否。又勿論。但嚮者我之良知。不嘗命我以改乎。我最初之發心。不嘗謂一遵良知之命乎。而今何爲。若此。是明明我不自爲主人。而爲奴隸也。他惡猶小。而爲奴之惡莫大。以此自鞠。必有蹙然一刻。不能自安者。又克治大過固不易。克治小過尤獨難。大過者。以全力赴之。或恐莫能勝。小過者。則吾玩視焉。而不以全力赴。謂此區區者不足爲吾累也。此則蕺山之言最博深切明矣。曰『從此過而勘之先。尙有幾十層。從此過而究之。後尙有幾十層。』此真深明因果律原理之言也。故以客觀論。則有比較之可言。曰彼大過而此小過也。以主觀論。則兩極端絕對而無比較。非善卽惡。非惡卽善。吏而臧者。臧巨萬臧也。臧一錢亦臧也。其臧之數不同。而其忍於臧之心則同也。故以法律範圍論之。則過惡有大小之可言。以道德範圍論之。則過惡無大小之可言也。師子搏虎用全力。其搏兔亦用全力。學者自治之功。當若是也。

啓超又案。曾文正常自言。以困勉之功。志大人之學。故一生最提倡勉強之義。其事業亦多從此二字得來。此一般學者最適之。下手法門也。習染困人。中材什九。非經一番火鐵鍛煉。萬難自拔。劉蕺山所謂心貴樂而行。惟苦。學問中人無不從苦中打出。蓋謂此也。昔人常稱吳康齋之學。多從五更枕上。淚流汗下得來。學者苟常取康齋及曾文正之日記讀之。未有不恍然自振者。此亦一種之興奮劑也。

應用第六

今之君子。卽未敢公然仇道德。然贅旒視之也久矣。叩其說則曰。善矣而無用也。吾謂天下無善而無用之物。既無用矣。卽不得謂之善。述應用第六。

啓超謹案前五篇所述學說及所附案語。其發明道德之應用者。既不少。無取重出於本篇。今刺取前篇所未及者。聊申一二云爾。

或曰。講學人多迂闊無才。不知真才從講學中出。性根靈透。遇大事如湛盧刈薪。鄒南

有問錢緒山曰。陽明先生擇才。始終得其用。何術而能然。緒山曰。吾師用人。不專取其才。而先信其心。其心可托。其才自爲我用。世人喜用人之才。而不察其心。其才只足以自利其身已矣。故無成功。愚謂此言是用才之訣也。然人之心地不明。如何察得人心術。人不患無才識。進則才進。不患無量。見大則量大。皆得之於學也。高景逸

啓超謹案。此言用才之訣與鑑心之術。最爲博深切明。

學者靜中既得力。又有一段讀書之功。自然遇事能應。若靜中不得力。所讀之書。又只是章句而已。則且教之就事上磨練去。自尋常衣食以外。感應酬酢莫非事也。其間千萬變化。不可端倪。而一一取裁於心。如權度之待物。然權度雖在我。而輕重長短之形。仍聽之於物。我無與焉。所以情順萬事而無情也。故事無大小。皆有理存。劈頭判個是與非。見得是處。斷然如此。雖鬼神不避。見得非處。斷然不如此。雖千駟萬鍾不回。又於其中條分縷析。銖銖兩兩。辨個是中之非。非中之是。似是之非。似非之是。從此下手。沛然不疑。所行動有成績。又凡事有先着。當圖難於易。爲大於細。有要着一着。勝人千萬着。失此不着。滿盤敗局。又有先後着。如低棋以後着爲先着。多是見小欲速之病。又有了着。恐事至八九分便放手。終成決裂也。蓋見得是非後。又當計成敗。如此方是有用學問。世有

學人居恆談道理井井纔與言世務便疎。試之以事。或一籌莫展。這疎與拙。正是此心受病處。非關才具。諺云。經一跌長一識。且須熟察此心受病之原。果在何處。因痛與之克治去。從此再不犯跌。庶有長進。學者遇事不能應。只有練心法。更無練事法。練心之法。大要只是胸中無一事而已。無一事乃能事事。便是主靜工夫得力處。劉戡山

啓超謹案。陽明先生教學者。每多言事上磨練工夫。蕺山此文卽其解釋也。董子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此語每爲近世功利派所詬病。得此文掇止之。庶可以無貽口實矣。凡任事之成功者。莫要於自信之力。與鑑別之識。無自信之力。則主見游移。雖有十分才具。不能得五分之用。若能於良知之教。受用得親切。則如蕺山所云。見得是處。斷然如此。見得非處。斷然不如此。外境界一切小小利害。風吹草動。曾不足以芥蒂於其胸。則自信力之強。莫與京矣。無鑑別之識。則其所以自信者。或非其所可信。然此識決非能於應事之際得之。而必須應事之前。養之。世之論者。每謂閱歷多則識見必增。此固然也。然知其一而未知其二也。如鏡然。其所以照物而無遁形者。非恃其所照物之多而已。必其有本體之明。以爲之原。若昏蠹之鏡。雖日照百物。其形相之不確實如故也。蕺山所謂遇事不能應。只有練心法。更無練事法。可謂一針見血之言也。此義於前存

養篇中旣詳言之。今不再贅。參觀第五十二葉

或謂聖賢學問。從自己起見。豪傑建立事業。則從勳名起見。無名心恐事業亦不成。先生曰。不要錯看了豪傑。古人一言一動。凡可信之當時。傳之後世者。莫不有一段真至精神在內。此一段精神。所謂誠也。惟誠故能建立。故足不朽。稍涉名心。便是虛假。便是不誠。不誠則無物。何從生出事業來。劉戡山

案語見前。參觀第十三葉

蕺山見思宗上曰。國家敗壞已極。如何整頓。先生對。近來持論者。但論才望。不論操守。不知天下真才望。出於天下真操守。自古未有操守不謹。而遇事敢前者。亦未有操守不謹。而軍士畏威者。上曰。濟變之日。先才而後守。先生對以濟變言。愈宜先守。即如范志完。操守不謹。用賄補官。所以三軍解體。莫肯用命。由此觀之。豈不信以操守為主乎。上始色解。明儒學案蕺山傳

啓超謹案。孔子思狂狷。狷者有所不爲。白沙言學者須有廉隅牆壁。方能任得天下事。今日所謂才智之士。正患在破棄廉隅牆壁。無所不爲。蕺山之藥。用以濟今日之變。其尤適也。

動靜二字。不能打合。如何言學。陽明在軍中。一面講學。一面應酬軍務。纖毫不亂。此時動靜。是一是二。劉蕺山

人惡多事。或人憫之。世事雖多。盡是人事。事事不教人做。更責誰做。程伊川

見一學者忙迫。先生問其故。曰。欲了幾處人事。曰。某非不欲周旋人事者。曷嘗似賢忙迫。程伊川

啓超謹案。高景逸云。靜有定力。則我能制事。毋令事制我。伊川所以能應事不忙迫。陽明所以能一面講學。一面治軍者。皆能不見制於事而已。

處大事者。必以至公血誠相期。乃能有濟。若不能察人之情。而輕受事任。或雖知其非誠。而將就借以集事。到得結局。其敝不可勝言。呂東萊

啓超謹案。近今新黨共事多不能久者。蔽率坐是。

後生可畏。就中收拾得一二人。殊非小補。要須帥之以正。開之以漸。先醇厚篤實。而後辯慧敏給。則歲晏刈穫。必有倍收。呂東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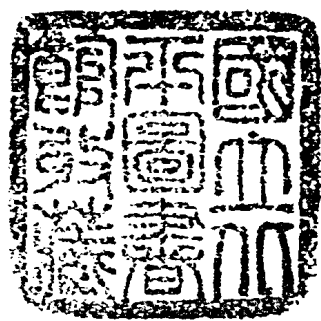
風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已。民之生庸弱者。戢戢皆是也。有一二賢且智者。則衆人君之而受命焉。尤智者。所君尤衆焉。此一二人者之心向義。則衆人與之赴義。一二人者之心向利。則衆人與之赴利。衆人所趨。勢之所歸。雖有大力。莫之敢逆。故曰撓萬物者莫疾乎風。風俗之於人之心。始乎微而終乎不可禦者也。先王之治天下。使賢者皆當路在勢。其風民也皆以義。故道一而俗同。世教既衰。所謂一二人者不盡在位。彼其心之所向。勢不能不騰爲口說。而播爲聲氣。而衆人者。勢不能不聽命。而蒸爲習尙。於是乎徒黨蔚起。而一時之人才出焉。有以仁義倡者。其徒黨亦死仁義而不顧。有以功利倡者。其徒黨亦死功利而不返。水流溼。火就燥。無感不讎。所從來久矣。今之君子之在勢者。每曰天下無才。彼自尸於高明之地。不克以己之所嚮。轉移習俗。而陶鑄一世之人。而翻謝曰無才。謂之不誣。可乎否也。十室之邑。有好義之士。其智足以移十人者。必能拔十人中之尤者而材之。其智足以移百人者。必能拔百人之尤者而材之。然則轉移習俗。而陶鑄一世之人。非特處高明之地者然也。凡一命以上。皆與有責焉者也。有國家者。得吾說而存之。則將惴惴乎謹其心之所嚮。恐一不當而壞風俗。而賊人才。循是爲之數十年之後。萬有一收其效者乎。非所逆觀已。曾滌生原才篇

啓超謹案。道學之應用。全在有志之士。以身爲教。因以養成一世之風尙。造出所謂時代的精神者。王陽明與
聶雙江書參觀第四十葉及曾文正此文。言之無餘蘊矣。顧亭林之論世風也。曰觀袁平之可以變而爲東京。五代

之可以變而爲宋。則知天下無不可變之風俗。而以歸功於光武明章。藝祖真仁之提倡。其論當矣。然猶未盡也。風俗之變。其左右於時主者。不過什之一二。其左右於士大夫者。乃什之八九。夫以明太祖成祖之狼鷲。其

所以摧鋤民氣束縛民德者可謂至矣。而晚明氣節之盛。邁東京而軼兩宋。豈非姚江遺澤使然哉。卽曾文正生雍乾後。舉國風習之壞。幾達極點。而與羅羅山諸子。獨能講舉世不講之學。以道自任。卒乃排萬險。冒萬難。以成功名。而其澤且至今未斬。今日數躡敦篤之士。必首屈指三湘。則曾羅諸先輩之感化力。安可誣也。由是言之。則曾文正所謂轉移習俗而陶鑄一世之人者。必非不可至之業。雖當舉世混濁之極點。而其效未始不可觀。抑正惟舉世混濁之極。而志士之立於此旋渦中者。其卓立而前拔之。乃益不可以已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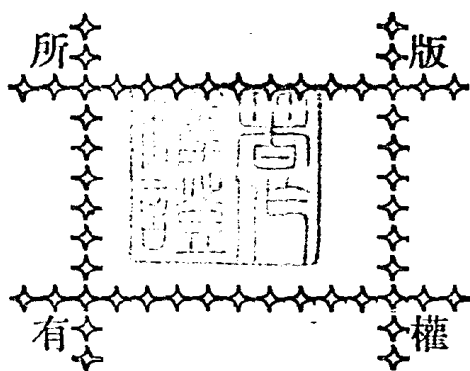
借 事 不 表



該書店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三月

民國二十五年三月印刷
民國二十五年三月發行



總發行處
分發行處

上海福州路

中華書局發行所

著者
發行者
印刷者

新會梁啓超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
代表人陸費逵

上海澳門路
中華書局印刷所

各埠

中華書局

德 育 鑑 (全一册)

◎ 定價銀三角五分

總·30

(九九四一)

廿六年三月廿七日

標商冊註

